



許配汪太孺人傳

長樂縣
振錄西
請

神宗朝相門家法之肅雍吾師許文穆公最著沒
之日家無餘藏公有四子柝田廬爲三汪太夫人
出者各授其一汪太孺人出者兩子共其一非柝
之法應爾也誦於力也然公捐館及今二十餘年
兩幼子各成立能讀父之書能師公之儉世載其
德曾不墜其家聲則太孺人之慈訓居多文穆公
之刑于貽厥遠矣太孺人者汪氏即太夫人之從

妹生有巨雷繞室之祥端淑聰慧動應女史文穆公中年悼內始操家秉嚙嚙如也文穆公素廓落不問米鹽細碎又好留客牢醴取非時應聲至太孺人能咄嗟辦方爲官詹時令携家屬入都道遇貴人巨艦薄之險舟幾覆太孺人曰此奴輩自爲意氣耳令沒人白諸主者主者愧謝人服其有智文穆公居政府十年太孺人佐之約束臧獲庭以內肅然不聞人聲文穆公嘗買田陽羨俟明農之

日將家焉及以爭定儲事歸且償初志太孺人以爲此及身之謀不能百世盛衰何常客子多畏不如安鄉井守坟墓便文穆公領之議遂寢逮治文穆之喪幾欲身殉汪太公諭之曰其若藐諸孤爲人魚肉何始受命強起啓戶開滕徧召族屬視其篋以明文穆之無偏私有以太孺人所居第當屬嫡長者太孺人曰此一第也而共居何復言乎必有覲之以爲利者直於官可也旣伐其謀訟遂

已相臣身後之卹蔭一子中書舍人時立禮方在襁褓旁人交構其間異議紛起太孺人聞之畧不動容曰此有朝典非可以力爭也後卒歸立禮太孺人持正知大體類此至如訓兩子敦望逢年嚴明整肅爲擇人師無狎友諸子婦皆里中大家太孺人御之皆以禮晨昏定省無少假借如賑嫡女之困治庶女之裝不知其非已出也其助文穆爲德於親故者不勝書書其大者如此

朱母程孺人傳

司馬子長不爲婦人立傳但附書其事耳政姊以俠陵母以智其得書固也巴寡婦清爲財雄者而次於范大夫之後何哉夫以匹婦修縣官之急至天子爲築懷清之臺國體褻矣斯史家之微文乎國家令甲婦非以節烈聞者不受旌書非從子與夫貴者不受制書豈不一滿漢事之陋哉朱母者故奉恩綸封爲孺人者也作朱母傳朱母者

程氏封徵仕郎中書舍人上園朱公配也程為學士篁墩公之裔朱則徽國文公之裔世相嫁娶如朱陳村孺人生而有文在其手法當貴孺人考文彩公難其配心奇封公竟歸之兩家俱素封孺人入門能黜統綺習以荆布從事即貧家女不啻也封公少有邁種意伏首治一經孺人篝燈佐讀即寒士妻不啻也封公至孝常割股啖父竹亭翁而孺人所以孝事翁者與封公等又以姑金孺人不逮養為恨歲時饋祀不勝愴悽若有盼蠻妯娌宗黨稱之曰孝婦孝婦云竹亭公捐館舍封公既免喪以家之多故不能竟學將遠服賈遭迴其行孺人察其色曰男子生而棄孤蓬矢安能牽於帷牆坐墮先業不有行者孰任化居不有居者孰操家秉行矣毋顧內也於是封公得壹意修息淮以南江以北漢以東遊踪且徧每數歲一歸歸浹旬輒復往而孺人所拮据無問細鉅莫不贍舉中歲邁

逮養為恨歲時饋祀不勝愴悽若有盼蠻妯娌宗黨稱之曰孝婦孝婦云竹亭公捐館舍封公既免喪以家之多故不能竟學將遠服賈遭迴其行孺人察其色曰男子生而棄孤蓬矢安能牽於帷牆坐墮先業不有行者孰任化居不有居者孰操家秉行矣毋顧內也於是封公得壹意修息淮以南江以北漢以東遊踪且徧每數歲一歸歸浹旬輒復往而孺人所拮据無問細鉅莫不贍舉中歲邁

疾或強起治家事或臥而治之家人少踰其約束
事輒僨孺人嘗曰行子冒霜露涉河山廉取羸羨
而屑越用之是漏卮喻也於是家大饒裕施及州
閭矣孺人奉西方之教常齋沐諷經以慈儉爲寶
里之人有逋租者沒母錢者度不能償或反顏諱
語子姓弗能忍孺人力止之甚者更以酒肉金帛
慰遣之語曰侮觀量迫觀守有忍乃濟可以覘母
儀矣孺人有丈夫子三人封公行役幾於呱呱弗

子在乳哺則孺人母之離襁褓則孺人父之師之
程督甚嚴無敢媮惰視其性質所近士者士賈者
賈各有成立諸子孫若婦每旦詣寢門問安月朔
望率而朝祖廟門以內斷斷如也封公年老土思
始稅駕於里與孺人白首同牢三子遞視膳奉觴
就無方養而家用仕於朝供奉 秘殿會 儲官
冊立 覃恩京朝官得疏 恩父母孺人始翟車
弗裳式慰瘁劬云先是孺人家數見異徵有伏鷄

一生三卵者有巨鱗夜蟠軒窓孺人亟拜視即逸去者有鳥巢園亭之松上羣雛次第相反哺者占之者曰雞三卵將雛兆也鱗逸者慈懾暴也鳥反哺孝感之徵也蓋物恠竟爲祥而邑中鳥反哺之歌最著朱氏之盛豈虛哉孺人後封公兩歲卒年七十四卒之日無怛化諸子若女若婦猶能誦其遺言外典所云慈善根力壽盡乃見信矣孺人細碎事皆可書不具論論其大者諸生卒子孫姻婭

之詳具載狀中

內史氏曰余昔簪筆承明掌

綸制則閣學相戒

曰代言有體無若諛墓然蓋其餘也雖然志墓有不愧者以此爲不制辭何諛之有朱母之窮制辭故在余本其意廣之比於范史則鮑太君傳近之矣彼懷清之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吾世言毫削

矣對對獻之事同只敢非同只敢非也易反
 姑亦余本其意蓋之其於黃史明顯太甚韓文
 不與昔以此為一傳謂而蛇之亦未其文成歸
 曰升言有豈無其始蓋其始也樂然志慕亦
 內史及曰余昔嘗筆承明掌 餘備限開學味亦
 之精具薄洪中

贊傳

督同杜公贊傳

桓桓將軍忠廉勇義昔鎮三陲奇功鮮二歌凱獻
 俘告成飲至史不絕書府不停 賜蹠血窮邊角
 中私第 帝鑒忠勳拊髀興喟鄂國汾陽適當吾世含毫削
 牘用書厥事作杜鎮西傳
 鶴林杜公者贈特進榮祿大夫右都督漢之季子

鎮西將軍特進右都督桐之母弟鎮西將軍都督
僉事文煥之季父也少英偉慨慷負氣節不嗜貨
利尤善騎射矯健如飛人咸以飛將目之生二十
九歲襲職總旗例加副千戶非其好也浮湛里中
且十年所巡撫賈公仁元擢守魚河即巴穎脫兵
部尚書石公星聞其謀勇推守寧塞營寧本公梓
里公行法無所徇人咸畏服時酋首火落赤台吉
圖內訌公日謹斥堠嚴譏察常於道上遙見一人

於衆中令左右械之曰疾視而卻步必間諜也致
詰之則所謂劉應隆者以罪投赤爲之覘我虛實
遂請諸當事磔於市赤聞應隆歿爲之寢謀甲午
八月赤復糾大衆謀犯寧塞公曰彼衆我寡恐其
侵軼我也曷先出不意以制之乃統驍騎出亂窰
澗直薄虜營虜恃秋高不爲備忽見我兵至遂亂
衆擊斬虜首十九級虜復糾套長吉能大衆入犯
定邊鹽池公從鎮守麻公貴爲前鋒與虜大戰走

之擢領正兵坐營中軍二月麻公復出常樂塞公以兵從令部將王寵等先諸軍殊死戰斬虜首八十五級視各營不啻過之三月出清平東擊火落赤等公身先三戰斬首二十五級奏凱而還四月虜入寇保寧堡公將輕騎赴敵斬其名哈走之六月奉勅進署都指揮僉事充遊擊將軍管叅將事分守清平路八月鎮守麻公檄調公將親兵出常樂塞逐虜臺龕山公從便道直薄虜營大呼虜

驚散邀斬其健虜十有六級而歸虜不敢逼吉能恥其酋長屢敗遂糾衆大舉入犯寧塞長驅數百里分兵抄掠將入環慶公提師馳援至葉家岔與虜相接爲陣時虜勢衆而鎮兵道遠未齊人甚危懼公躍馬誓衆賈勇先登合戰十餘陣公師益奮無不以一當百虜扶傷遁去棄所擄掠萬計陝西巡按御史林公奏公血戰以少破衆忠勇爲諸將冠十一月兵部敘常樂功有詔陞實授叅將照

舊管事仍賞銀二十兩丙申二月套長吉能謀大舉巡撫李公春先鎮守麻公貴檄各路出勦時虜已有備公將本路兵出清平斬虜十五級公不悅謂諸部將曰虜今見我獲級歸必且弛備可再一出須大獲焉乃令部將李義等從波羅堡繞出虜後多持火鼓夜犯虜營虜果不備遽驚起公統衆繼至合兵大破之義等逐北至單樹梁又斬虜首四十五級酋長嚙指徙幕李公與總督李公汝聞

於

上上詔兵部議敘尋加陞副總兵職銜丁酉六月酋首莊禿賴明愛等七台吉大舉入犯延東永興諸堡時特進公桐再鎮延綏統兵往禦相持者二十餘日特進公屢出奇兵擊虜虜勢怯稍稍散去公聞報趨援與特進公合擊之公挺身而前斬其名哈七級禿賴等相顧錯愕曰杜家兄弟兵勁不可當遂遁還七月兵部敘葉家岔禦虜功奉旨

厚加賞賚十二月協守定邊副總兵缺總督李公
巡撫王公見賓交章薦公奉勅以原官協守延
綏西路駐劄定邊營節制安邊鎮靖寧塞諸路已
亥二月甘肅巡撫田公樂鎮守達公雲拓河西地
築松山爲內固而套酋方謀擾功詔下令延寧
分道邀擊以牽制之時公方赴西協道出安邊適
奉鎮守檄令公出塞遂揮兵出安邊口仍檄協屬
分道搗勦公適與火落赤遇赤已預備擁衆四起

扼公公身集二矢勇氣益倍赤不能敵遂率衆走
其斬虜首三百六十有一級虜獲尤衆功爲一鎮
寇諸將無不推服焉四月酋首鐵雷等入犯寧塞
營公率衆斬其前鋒走之閏四月火落赤等入犯
寧夏安定堡而花馬池副總兵李崑被圍甚急公
曰延寧雖曰二鎮實俱天子封疆且吾兄方鎮寧寧去安定遠而定邊去
安定近余敢不恤同室之患而急在原之難乎遂

飛馳赴敵與大虜接戰者兩移晷殺傷過當而安定圍解寧撫楊公時寧以奇功奏聞七月火落赤等謀入犯公遣輕騎出定邊塞至明水湖與虜戰斬其驍騎走之八月赤復糾鐵雷等東犯寧塞公馳援轉戰至關門墩走之九月套長吉能大舉入犯延東高家諸堡直薄葭州而雷赤等俱率衆東隨吉能大掠延東岌岌朝野危之公乃請於總督李公願以本協精騎直走火酋巢穴以牽其

勢李公壯而許之公將兵夜出定邊塞直搗雷赤二部所殺傷不可勝數雷赤等適自東路歸率萬人追襲公後公返兵與戰終日身集數矢而氣愈厲虜不敢逼遂揮衆圍之時行糧已盡有以濁醪進者公揮去曰衆皆渴矣吾安忍獨飲乎於是衆益感奮咸下馬爲步陣奮擊虜圍解公馳斬其名哈三級雜虜五十一級虜乃燃狼烽遙集寧虜宰僧等部與雷赤等合復圍之而公兄桐聞警自興

武營馳至虜遂解圍遁去全軍而歸庚子六月鐵雷台吉大舉入犯磚井敗之其年請告歸臥三峽別墅甲辰以總督李公巡撫孫公維城縉雲鄭公汝璧交薦奉 勅以原官協守延綏東路九月炒忽兒等七酋擁衆入犯孤山之紅崖公先驅與戰虜衆雲集公繼至不再合而斬虜名哈十二級奪其駝馬甲仗過當復追奪其二旗炒忽子以奪旗中矢歿虜遂號哭遁去先是公屢出塞破虜虜不

能支虜每入又輒失利去虜中畏公曰杜將軍勇如虎狼吾輩當謹避之因號公爲紅狼公又以其面赤故也自是知公守孤山乃相戒曰是紅狼公出矣吾輩不可輕犯乙巳九月延綏鎮臣缺兵部以公爲首推因奉 制勅以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掛鎮西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延綏公以首首火落赤數爲邊患雖於往時數敗赤顧牽於節制不得一大劄今專鉞在我時哉不可失也因興

師出安邊塞俘其部虜一百一十有二人因而問之罪赤悚懼遣使請如約受罰公不從赤窘甚乃轉浼其媪母切盡比吉并其兄弟六台吉等爲赤請罪公始受罰釋其俘丙午四月火落赤憤俘虜之恥遂聚衆謀內犯公飛馳迎擊於安邊塞下公身先士卒援枹而鼓三軍奮勇轉戰三十餘里從午及酉至明水湖虜合衆自固公張兩翼夾攻之虜遂披靡四散其斬其名哈以下二百四十有七

級所殺傷尤衆赤志甚欲自剄遂發癩右臂痺焉總督李公巡撫鄭公露布以聞五月中路酋首擺言太台吉等乘公西征兩犯保寧公聞報棄大軍輕兵從間道赴擊之太等不虞公至倉卒四奔遂不能合公揮兵斬其首虜五十九級七月太恥倉卒致敗復聚衆保寧塞外欲潛入掩我不備公與巡撫涂公宗濬議欲逆擊之於塞外時公侄都司僉書文煥自安邊予告在里公命文煥將千

騎爲前鋒公率五千騎後繼出塞數十里太統衆虜迎戰文煥督衆賈勇奮擊十餘陣斬虜首四十六級會公衆繼至虜遂狼狽北走八月沙計等七台吉入犯高家堡公曰鎮城至高家幾二百里而遙馳援必難驟至不若直走其巢而邀其歸路此孫贖所以勝龐涓也遂出常樂塞命子指揮僉事文燁將健兒二千人爲前鋒公統大衆繼之至塞外蛇井梁適遇沙計自高家路歸短兵相接喧呼

聳動山嶽至晚斬其名哈端大以下六十六級火砲所斃無算十二月薊鎮酋首爰兔白言等爲薊患當事苦之

帝正急畿輔而鎮守左都督尤公繼先又以收夷丁過當爲總督蹇公達所糾參於是奉勅移鎮薊薊當承平久兼以重守諱戰武備大廢將不知兵兵不習戰公乃喟然興嘆者久之因遍巡各路嚴加選練如法者輒出橐中賞以犒之不則以軍

律從事所至自舉行糧不取行間一菜菹直屏迹
巡撫劉公四科稱公曰武穆有云文官不愛錢武
官不怕死今乃兼之乎戊申四月兵部敘延綬建
安前後功奉 勅賞銀三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
六月遼東虜方猖獗而鎮守適缺 詔推名帥代
之兵部舉公遂奉 制勅掛征虜前將軍印充總
兵官鎮守遼東地方兼管備倭七月薊酋煖兔等
以公既調遼遂漸漸臨邊挾賞因相與聚族而謀

曰薊門以守爲功即一犯無敢主戰者必與增賞
而後可和紅狼公業已調遼無暇禦戎矣復何畏
而不犯乎於是遂以精騎千人入寇界嶺口公聞
警誓師曰薊雖以匹馬不入爲功虜勢實以是而
驕我備亦以是而廢若不一創之則虜驕益甚我
廢益極汝曹其誓克此醜賞罰俱在吾必依軍法
行之不以移鎮故爲汝貸也衆躍然曰諾遂騰踴
赴之虜素輕薊兵且不虞公猝至亦踴躍來敵公

揮兵亟擊之不再合而虜驚愕相謂曰紅狼公至矣遂大犇公率衆追斬其勁虜二十三級所全活者以百千計捷聞朝臣無不舉忻忻相告以爲薊門僅見之功而同事者或慮虜報復恐滋多事然虜氣旣奪卒不敢犯而賞亦無加焉八月兵部敘延綏安邊大捷功宜宣捷告畧邊口公聞廟行賞

上然之進公署都督同知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

襲仍賞銀四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十二月酋首來暈大台吉入犯薊鎮河流口大掠而去薊兵莫敢誰何暈大得志復謀糾合遼酋插漢兒台吉諸部虜十餘萬騎聲言復犯薊門震恐薊遼總督王公象乾薊鎮巡撫劉公及巡按黃公等合辭奏請令公親提勁兵搗插漢之巢牽其內顧事下兵部尚書李公化龍覆奏如制府議公奏

上俞之公集師捲甲疾趨出中左所之長嶺山深

入二百餘里與揄漢虜遇轉戰至哈流兔時揄漢
巴西行聞報急歸接戰於中途公張兩翼分道亟
擊之虜遂北向走斬其名哈爪兒兔以下二百四
十有六級駝馬甲仗倍之總督王公巡撫李公炳
方露布以聞而隨以錦州之役虜破大靖屯公
麾下王寵等輕騎赴敵不及事沒於陣爲同事所
中公歸臥三峽矣乙卯四月以巡撫馬公從騁薦
勅下兵部遇缺起用八月套長吉能等以挾討王

封金印十事不得遂大舉入犯延綏各路東虜沙
討等攻圍大柘油堡副將孫弘謨全軍殞而復令
西虜火落赤等分犯寧塞公任鎮守寧夏督僉公
文煥破之九月赤謀令寧虜合犯清水營遣督僉
公西援而赤復深入大掠公聞虜警遂自嘉嶺歸
虜獲我路人語曰汝曹毋狂逞我杜公歸矣
虜驚曰是紅狼公耶遂走報赤赤顧謂衆酋曰白
彪方自西返紅狼又復南來謂之奈何白彪者虜

稱公侄督僉公號也虜哈闌赤言遽揚鞭招南下諸虜棄所掠輜重人畜星散遁歸赤不能止亦遁歸其威名震懾虜衆者如此吉能旣自太栢歸氣益驕馳書延鎮復欲益大衆攻圍中路城堡挾講十事其氛甚惡總督劉公敏寬檄公統領固原及延西主客官兵應援中路公出治兵而延固兩鎮將士無不樂爲公用吉能聞公且將遂散歸巢穴今火落赤等七台吉更迭西出以疲公師十月赤

等入犯靖邊公聞警馳赴之虜至紅柳河方半渡公邀擊之斬其前鋒七人虜遂大敗盡奪其所掠而還十一月赤等以靖邊之敗大聚於旗杆山一點沙諸處火光亘數十里欲臨邊設伏誘公於伏所而甘心焉公諜知之調集西路協守蕭捷等四路兵自寧塞守口澗繞出虜後多持火鼓乘夜夾擊之虜方圖入犯不虞我兵出其後遂驚亂赤惶遽不知所爲跨馬率衆逆戰公身先諸將大呼奮

擊之赤遂驚潰公揮衆逐之明水湖斬虜首四十
二級公班師歸寧塞謂諸將曰虜雖小挫計必復
來宜乘其散亡未定再一擊之乃從間道出磚井
堡棗茨梁黎明與赤左部遇虜畏公積威又覓於
新敗遂不敢戰而走赤等舉狼煙聚衆數千騎遮
公於柳門力戰者十餘合虜左部復先潰赤止之
不可衆俱潰公揮親兵直衝其中搴其皂纛衆益
不可止共斬虜首一百六十九級其斃於砲矢者

無數赤遂遠徙不敢出朝野無不嘉悅先是公
自磚井奏捷歸調降夷於靖邊守守難之公固爭
而左轄李公左袒守間公於督撫故定邊明水湖
諸捷俱不敘敘於公在鎮之後云蓋公結髮從戎
親冒矢石所當名王黠虜幾數十載前後俘馘累
千六百級降附者合二千部九寨稱勇將者無與
比顧其成功所自乃得之於廉惟廉故士卒樂爲
之歎亦以廉故貴人不樂爲之用雖累立大功或

忌功或分功或不爲上功公竟歸私第稱故將軍
雖然他弁一失足不難以溪壑相黜竟公之世而
無以惹苾明珠謗者則廉徵也薦公於朝者有曰
報國心真吞胡志壯有曰遇敵曾經百戰養士
不愛一錢言言實錄矣嗚呼自款塞以來文法吏
不勝畸重一二名將皆仰鼻息功成則如隆冬之
絺絺有急則如大旱之士龍故有言縣官不足爲
盡力者臨淮不免矣公無偷心無慙色可以解印

而歸可以擐甲而出庶幾哉汾陽之風乎公名松
字來青自號鶴林居士延綏榆林人家孫庭軒
舊史氏曰當世將門有將者稱榆杜三傑其以大
將鎮西同其善爲兵又同其屢奏大捷爾單厚何
天子爲之告成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日
太廟壘書褒而河山誓者則又同然則督同仗節
而二傑者益生色於是家聲太華重矣夫李陵兵
敗降虜太史公猶忍極刑以相明藉今見杜公之

忠廉勇義且若為揚厲哉
 研二樂皆益生為不盡
 休離重書藥而所山響
 天千為心書與胡志壯
 非適西國其善為與又
 詩皮刃日當世深門沐
 字來青自張辦林士
 而韞可以對中而由
 出無幾結依對之風
 平公各付

容臺文集卷之七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策 丁酉江西程

問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曰俾爾單厚何
 福不除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
 如南山之壽蓋臣子忠愛所願望於君者
 無是為大矣無逸一書說者以為周公晚
 歲所作是時成王固盛年也而諄諄於享

國修短之說以視召公言永命者不少局乎乃夫子論舜孝曰得名輒曰得壽古者建公孤曰傅之德義導之教訓輒曰保其身體而宋儒曰人主保身以保民曰君德清明君身強固正人君子所深願則皆周公意也豈尊生之道即帝王不廢與三代以降其享國永年比於堯舜禹湯商三宗周文王者何罕覩也將無逸之主固不世

出與乃若唐宋諸臣有言和氣洽則長生可得者有言養身莫若寡慾者有言敬祖宗則壽親賢則壽者有言修德正事及災爲祥則永年者其說亦有合於無逸否與周公作無逸獨詳文祖我聖祖以憂勤開基則周之文王也諸士亦能揚厲之與

皇上春秋鼎盛將萬億年敬

天之休比歲端居拱默若有意於靜攝者而忠計之士拳拳以無逸進豈以帝王尊生之道

在此不在彼與時惟八月諸士伏青蒲獻皇上誕彌之辰諸士試推周公之旨具言之將採爲千秋金鑑錄以獻

帝王祈天永命之道有味乎洪範言之也建極之謂皇歛福之謂皇歛而能錫之之謂皇錫而能嚮之之謂皇錫者以爲惠也嚮者以爲令也夫五福

者則天之神道也藏於無端運於象先迎之不來攬之不得在世主與民萌其聽之悠謬忽荒之鄉而在皇者能握之以爲惠秉之以爲令者若雨露焉貸萬物而不窮若風霆焉鼓萬物而不倦則是無逸建極之主先天而不制於天造命而不制於命也不如是烏乎稱歛福自古蓋臣哲輔所爲危明主據讜論者亦多術矣入之者或苦而不甘受之者或貌而非質至如納約甚切苞攝甚多能使

策
人主一聽而即悟一悟而百悟者其惟周公享國
修短之說乎今夫生之有涯不必智者信也生之
可樂不必貴者曉也以康寧壽考之身而長有崇
高富貴之奉不必不肖者趨也至悍莫如秦皇至
英莫如漢武至迂莫如方士徐福輩至誕莫如金
莖寶鼎文成五利之術然以至迂驅至悍便若弄
丸以至英試至誕帖若吞餌夫亦重生爲之蔽也
因其所信而感之以忠誠款惻之意靡弗動矣因

其所曉而詔之以正大顯常之理靡弗授矣因其
所趨而廟之以修德弭災斡旋氣化之事靡弗格
矣因其所重而引之以哲王列祖經驗已試之方
靡弗用矣夫謂納約甚切可一聽輒悟者此也岐
伯曰至人之壽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不顯顯術
延也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不顯
顯恬養也彼所衛直藐然之軀耳宜無甚高論而
殺於天地列於陰陽六通四辟於皇王之塗得無

大而無當哉及流覽載籍人主固有委命於天忘身殉欲者始於不自愛其生終之不復能愛天下之生何也樂不與奢期而奢至奢不與橫征期而橫征至橫征不與暴虐期而暴虐至暴虐不與姦佞期而姦佞至酒池也禍水也迷樓也於身爲伐生之斧斤於國爲殄世之膏肓其民離其社屋其名曰萬世積毀其德曰穢聞於天矣故保身保民兩得之道也國之永命君之永年兩得之道也名

配堯禹身後彭祖兩得之道也君德清明君身強固兩得之道也夫謂苞攝甚多可一悟百悟者此也乃帝王何以爲尊生之經哉或曰人主者神用而不已必竭貴有以韜之此柙劍喻也形佚而太甚必渝貴有以習之此轉樞喻也於求無所弗供貴有以嗇之喻在千矢之射鵠也於意無所弗騁貴有以節之喻在萬物之酌尊也俯仰屈誦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吐故納新以練藏專意積精

以寧神斯則似矣然宇宙在手萬化生身而柱體
黜聰之爲務非體也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而熊經
鳥伸之爲習非適也窮天之產罄地之毛而鶉居
穀飲之爲享非情也是導引之益而非無窮之門
負暄之獻而非所以酬順風之請也吾以爲養莫
上於養神而形爲下壽莫大於壽國而身爲小帝
王者父皇天母后土萬物一體天下一身四聰爲
聰四目爲目以祖宗德澤爲元氣以萬邦黎獻爲

心腎以耆儒宿德爲膏粱以法家拂士爲藥石以
四夷八蠻占氣候以三辰六符察脈色晏安之毒
有弗懷也美疾之傷有弗邇也夫孰知尸居龍見
之爲養目也夫孰知淵默雷聲之爲養耳也夫孰
知和羹麴蘖之爲養口也夫孰知肅雝宮廟之爲
養安也夫孰知戰勝而肥之爲養威也夫孰知一
日萬幾之爲養性也六龍時乘何必減於遙興之
快明德馨香何必減於禱時之福庶土交正何必

減於丹砂之化細旃經史何必減於紫庭之書繇
庚之詩作而知六氣之訢暢矣繇儀之歌作而知
百脈之舒平矣解慍之歌作而知元神之闔澤矣
八荒之內披淳風沐膏澤登春臺煦化日被天和
飲地德物無疵厲民無夭札油油然各安其性命
之情者誰非萬物一體天下一身者之大年與而
奚謏謏焉見所爲我見所爲人見所爲生見所爲
壽也卒之萃四表之歡心迓兩間之善氣除天下

之害者享天下之利貽天下之安者履天下之福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於無逸之主親矣
商三宗文王弗論已古稱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
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恐
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息然堯壽一百十八
歲舜一百十歲禹湯皆百歲今夫憂勤惕厲世主
苦之爲桎梏者也玉食威福世主乘之爲愉快者
也以愉快則至後世而代增以桎梏則視前王而

策
日薄乃三季以後抑何耄期者之少耶惟有梁武
明皇而多壽多辱矣無逸永年詎不千古龜鑑哉
斯道也自周公之後輟不講矣其唐之劉知古乎
曰和氣若洽神仙自至雖詭詞哉可以語大理矣
其宋之王昭素乎曰養身莫若寡欲雖非閎議哉
居其要矣進而求之必也真德秀所謂敬祖宗則
壽親賢則壽乎朱熹所謂修德正事及災爲祥則
永年乎二臣蓋大暢周公之旨而惜其時無訪落

之主也天祚我

明聖作明述二百年壹以無逸爲家法恭誦

訓錄

高皇帝嘗謂羣臣曰朕達旦臨御晡時還宮臥不
安席不敢怠荒畏天故耳當時有以道書獻者
高皇帝却之曰朕將躋一世生民於壽域寧一己
之長生爲蓋周有文祖近接三宗我明
皇祖直接堯舜垂範遠矣

皇上繼承洪緒式揚而光大之二紀以來龐祉純
禧與天無極適以三殿之災修省甚設雖中宗
之嚴恭武丁之正事何以加茲乃
上方加意修省即不得復言靜攝而明問曰帝王
之尊生若何其以逸勸也是不然夫修短者福極
之爲也福極者天之爲也人無法以知天以雨暘
燠寒風之序知天人無法以回天以貌言視聽思
之敬回天敬者逸之反也無逸者敬之異名也修

省也攝生也同條共本合之雙美者也請以唐宋
諸臣之言反覆推演爲建極之主助可乎夫懲
於忿憤者匹夫皆不見之圖溺於嗜慾者萬乘無
不窮之物儻其宦官宮妾朝露自危山澤村墟秋
毫必析愁苦上薄精神亂營而後以全沕穆之衷
養和平之福不亦難乎師古昭素之言奈何勿念
也奉先思孝神是以能有報接下思恭臣是以能
有沃乃或蕭薌代薦萃渙何存宸禁高居晉接都

策
廢假廟之誠衰憑翼之士遠而欲望弗祿之爾康
繁祉之爾綏不亦難乎真德秀之言奈何弗念也
今夫拱庭之桑非吉徵也雉鳴之雉非瑞應也在
高宗帝乙之世皆不爲災非龜不災或以過曆何
則域中之有大力者王耳逸有大力釀禍實多無
逸有大力禔福亦博夫天何常之有向使二主者
逆忠而不用復過而不悛政事改爲之機失而復
失上帝譴告之意傷而重傷其能登年載德令聞

長世爲商賢君乎朱熹之言奈何弗念也昔周公
之言無逸也叢怨有戒何民之弗和正供有則何
愆之弗寡保惠教誨奉以周旋也何賢之弗親先
王政刑毋敢變亂也何享之弗誠一日耽樂曰非
天攸訓也何天之弗敬彼其老成忠愛先事預防
譬則國醫也能辨証能繫方懸俟後世使自得其
證而藥之沈疴立起矣又譬則道家言固已洞於
久視之術然非捐當年之樂而從之何益於延促

之數哉夫惟明主設誠而致行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德也以繩祖武以答玄貺丕基也以謠於康衢以歌於樸棫顯名也雖壽敝天地可也雖然尤在於上可下之交嘗讀易至否泰剝復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際何憂之深也曰否曰泰上下之志交與不交而已矣不交之極自否而剝世道更何可恃特有一陽之復可馴致泰耳故曰朋來無咎止以世道一綫之生意在此而雖潛來君子之朋

但能無咎蓋有意君子之道長也洪範省驗卿士師尹有助焉此又錫福之肯通於易道之生生者

乎

說理者莫辨於春秋何也蓋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而春秋筆削亦曰游夏不能贊則安見其孰精而孰麤也吾以為史學有異端道學亦有異端史學之異端在私史道學之異端在外道自古以然

羣生至德也以繩
於康衢以歌於濮
武以之基也以謠
於康衢以歌於濮
然尤在於上下之
交嘗讀易至否泰
小人消長之際何
憂之深也曰否曰
泰上下之志
平與不交而已矣
不交之極自否而
泰上下之志
問楊子雲之言異
端也曰史興而經
道廢矣
曰讀無咎蓋有意
吾子之能身也抑
彈谷錫嘽士

問楊子雲之言異端也曰史興而經道廢矣
夫史果爲道之異端則春秋非史乎而曰
說理者莫辨於春秋何也蓋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而春秋筆削亦曰游
夏不能贊則安見其孰精而孰麤也吾以
爲史學有異端道學亦有異端史學之異
端在私史道學之異端在外道自古以然
顧自宋以後益又甚矣以史言之有爲碧

策
雲駁者有爲孔氏野史者有爲建隆遺事者有爲林氏野史者其誣善蓋愆即唐以前所未有也諸士能舉其畧與以道學言之有言先立其大者有以滅意爲宗者有言至近而神者有言致知者其同門異戶即道學家無定論也諸士能破其的與蓋又有爲宋史辨疑者果足以討雜傳之失與有爲困學記者果足以扶正學之脈與

夫今之史難言之吾直與諸子談宋事足矣若夫析道術蘄以正人心而專談宋儒何益其參古今而折衷之無勦說

夫道獨行於天地之間者也夫史不得與道參行者也顧丘明以來代不乏史而軻氏之後世已喪道至濂洛關閩諸君子出而標之幟而世亦命之曰道學此史學道學執事所以稽世次而竝稱之也乃其本末亦無弗同夫民者冥也冥然罔覺無

所施教聖人者揭日月以開其盲而道行焉範古
今以爲之鏡而史作焉道者教之本也史輔教者
也其用一也仲尼述史者三詩書在焉雅言者三
詩書亦在焉春秋則史矣而儒者曰說理莫辨於
春秋又曰春秋之微又曰傳心之典吾竟不知史
之與道孰精而孰麤也其源一也夫史固須學也
文中子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辨文彼其程
量萬品榮辱百代而非道孰爲折衷之夫學固須

史也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彼其練
心以事見道以文而非讀史不能徑約矣其相通
一也是兩家者莫不有君子莫不有小人莫不爲
利莫不爲害莫善於上之相成莫病於下之相黨
莫不以僭統而失權莫不以異端而亂正何也筆
有曲直則信史穢史之分也行有真偽則醇儒霸
儒之辨也史之效也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否則以
筆端殺人不可言也道之明也夫夢以解焉大惑

以靈焉否則以學術殺天下不可訓也有爲法受
惡者而狐史之風凜焉其不幸也遘於國書之禍
矣有罷黜百家者而仲舒之說伸焉其不幸也挂
於僞學之網矣黨左氏者著三長五短之論尊公
羊者發墨守膏肓之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迄無完史也主尊德性者誦讀書之支離主道問
學者皆存養爲空慧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迄無
定論也夫史天子之刑書也天子之事聖人不敢

專而曰我有罪乎乃或家操斧鉞人擅雌黃殆竊
國靈者也罪將安辭夫學聖人之微言也聖人之
統聖人不敢有而曰我無知也乃或臯比自擁門
戶曹興幾代大匠斲也希不傷矣昔楊子雲之論
異端也曰史興而道廢愚以爲不然夫史果爲道
之異端則春秋何書哉史自有史之異端道自有
道之異端史學之異端在私史非私史之自能爲
異端又非私史之即爲異端也道學之異端在外

道非外道之自能爲異端又非外道之即爲異端也請畢其說昔者史之統嘗一矣有左右史以書君舉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庶人則至側陋矣亦且黨正月書族師歲書鄉大夫三年獻書藏於內史則是無人不史而亦無人不領於天子之史也無人不史則私史不必作無人不領於天子之史則私史不敢作也周衰盟府之權失諸侯之籍去韋門圭竇之善多過佚而不彰於是私史興焉

若師春汲冢越絕楚漢實偏記之祖皆已出於丘明子長之世然不聞其爲二史害何也彼二史者託王義以流藻秉素心以定裁予善必信而有微創惡雖剛而不吐定哀之微寧錯經以辨義義皇云邈乃闕疑而不書觀其并包諸乘羅網舊聞三五墳索倚相讀之以爲多百國春秋墨翟綜之以爲博者無不尋以斧柯引之繩墨即有私史皆榘桷而椽桁之矣由此以譚史家之統惟天子能一

策
之天子失之良史收之異端不足患也愚所謂非
私史之自能爲異端者此也昔者道學之統嘗一
矣將爲愚人耶曰困焉勉焉將爲賢人耶曰擇焉
執焉聖人則天聰明矣然且憤忘食思忘寢七十
而後敢從心所欲則是無人弗學而亦無人不稟
於聖人之學也無人不學則外道不得作無人不
稟於聖人之學則外道不敢作也仲尼沒而微言
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杏壇洙泗之塗過而不問

於是外道興焉若莊生之敘九家荀况之共十二
子凡似是之說皆相望於子思孟軻之世然不聞
爲吾道害何也彼二子者紹聞一家之遺私淑五
世之內其脈真故詮言絕肖其祖其傳的故覺世
不愧於師兩間位育收諸未發之中千聖淵源發
於幾希之竅故能叩扃啓鑰振聵鼓聾若索隱行
怪孔子之所憂詖淫邪遁楊墨之所據者莫不望
洋而嘆見現日消苟其來歸即天包而海納之矣

繇斯以譚道學之統惟聖人能一之無聖人而絕
有賢人而接亦不患異端也愚所謂非外道之自
爲異端者此也私史之日頹也其在晉魏之後乎
有家乘有郡書有偏記有小錄有逸事有瑣言有
別傳皆謂之私史私史者史之惑術也其言出於
朝士者也則以爲實歷而有稽其言出於野士者
也則以爲虛中而無據凌諱之事察士之所求也
刻核之言不肖者之所索也非史家之異端可乎

雖然非私中之私也未甚異也以言其厚誣則失
入之科而非舞文之罪也以言其不根則供笑之
優而非憎主之盜也以言其承虛則吠聲之夫而
非含沙之魚也以言其淺膚則陷井之鼃而非黎
丘之鬼也至於宋而遂有不可詰者讀碧雲駮而
先憂後樂但妄語耳讀孔氏野史而焚香告天定
欺人耳王元之不得志於史職也則有建隆遺事
以修怨焉若無意於趙韓王也者林希古黨於章

停也則為林氏野史以蓋愆焉若持平於元祐諸君子也者其設心積慮將使姱修之士蒙疵類汗青點詐之夫掩肺肝於白日而不為異中之異哉宋臣李天性患之於是取名臣之受誣而的然有據者案而斷之曰典故辨疑誠史家之金湯乎而執事猶若有未盡者何也豈以正史之中亦有升天按地上下其手者耶亦有茹霜噴露寒煖其筆者耶無論魏收伶玄之於班椽何為耶無論陳壽

歐公之於錢氏何為耶即厚誅叢史以如鉤而薄貸蘭臺之亦黨何以服魏秦諸人之心而關其口也且夫熙寧之事苻離之役宋之大關鍵也以實錄不能正而遵堯錄正之以時政記不敢書而齊東楚語書之豈得謂私史之中無如陳瓘周密其人而略無助於謀野之獲哉今宋史具在謂宜倣唐書糾繆之意刊其曲筆歸之雅馴亦千載一快也外道之日繁也其在戰國之後乎有諸子學若

管商者有註疏學若服鄭者有老莊學若晉之王
何者有釋典學若唐之房融梁肅者有禪宗學若
宋之張天覺張無垢者同謂之外道外者吾道之
歧路也有聖法以爲之藉則庸聽惑有巨子以爲
之驅則風尚成遊方之外放誕者適也解世之紛
高曠者趨也不謂之異端可乎然未異也非同中
之異也言乎其相畸則門外之敵而非室中之戈
也言乎其相濫則涇渭之分而非淄澠之合也言

乎其相形則榆枋之飛而非修明之彩也言乎其
相親則分席之交而非孿子之似也至於道學之
中乃有不可曉者金谿以養性爲宗也而欲廢格
物近於動念即垂者焉楊簡以滅意爲宗也而曰
底用思爲近於疑處即魔者焉釋之所爭者神不
滅也江門則易之曰至神而把柄可見矣禪之所
默者知之一字也文成則易之曰良知而面目畢
露矣此皆與濂洛君子生則同修闕里之言沒則

其廟兩楹之奠而何其同中之異如此哉先臣羅
欽順憂之於是取諸儒之逃禪而顯然近理者案
而斷之曰困知錄誠正學之金篋乎而執事猶若
有未盡者何也豈以時雨之化亦有爲上智設者
耶豈以徇象之弊亦有與玩物同者耶夢寐即白
晝之爲屋漏即康衢之見又何求多於子靜耶寧
爲真狂無爲真鄉愿又何苛責於伯安耶即舍其
完爍之懿而惟檢其毫釐之差何以服子靜諸公

之心而奪之符也且夫藏室之老西方之曇二氏
之真鼻祖也猶龍之歎同世而弗攻有聖之稱先
時而懸斷豈以楊陸諸子故嘗闢邪崇正者而反
麾諸門墻之外哉今諸語錄具在謂宜於性理一
書之外總其條貫別其門庭亦千載指南也宋之
鄙人有寶其列鏡者過於肆見秦宮之匱直洞其
膽乃自失也此史學喻也有學歌者自以盡師之
巧且辭去其師爲送歸之曲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而後終身不敢言去此道學喻也雖然今之彈事
史也能皆得情乎吾恐白簡之鑿鄒不憚於稗官
之刺客也今之劾薦史也能無虛美乎吾恐滿牘
之吹噓不重於一字之華袞也今之庠序學也能
不長傲乎吾恐處士橫而憂在君父二氏之徒其
有辭矣今之詞章學也能守傳註乎吾恐吊詭勝
而憂在人心朱子之脈從此遂絕矣語曰學視者
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此今日史學道學之
所急者也

問唐有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而劉邵復推
本觀奇之繆乃士亦何必奇虞周之才盛
矣無奇也兔置之詩鄭氏以為野人美閔
天散宜生而作不然豈其干城腹心而遺
之野乎乃叔世戰爭之秋天下果有奇士
若商人也而存鄭九十老人也而力能出
秦救以存魏處士也而滅烏丸土人也而
止王宗侃使不復淘虜布衣也而起義以

抗金亮下第進士也而以空頭勅徵兵五千解澧鼎諸州之危此其人皆僂儻負才萬不試而出一焉猶足以修國家之急又徃徃能逃之爵賞之外或物色之不可得何奇也諸士試按次其事而評之可乎宋范仲淹蘇洵蘇軾秦觀之建議皆急奇士不難越拘孿以搜巖穴然觀古將相大臣如裴度烏重胤則既試之效矣而識者猶

有李元平劉秩之懼豈知人善任有未易言者與今方內久安人材靡於羨養謂宜有不測之察舉以收嶽嶽歷落穎脫絕倫之士而樂浪之役布衣輕俠稍一嘗指乃天下之責四面至矣雖然懲明詔方逮治之以正欺給之罪豈不當哉雖然懲自昔藉於若輩而謂仲淹蘇洵諸子之論亦可一切廢者否也茲欲使真偽區分羣策畢舉

操何術而可
自昔謀國者曷嘗不與豪傑共功烈乎張百目以
爲羅是恢弘之遠畧也乘衆尤以爲翼是忠篤之
長慮也得一士而制千里之難舉一人而開彙征
之門壯尊俎之折衝洗山川之闕滯顧不韙哉雖
然事有同指而異歸同情而異效者何也人固不
易知用人亦不易也與之爲有方豪傑之士或逸
而出焉與之爲無方嵬譎之士或貿而入焉是敗

道也敗生懲懲生疑遂曰天下果無奇士夫使賢
知長往而姦雄竊笑者必繇此矣此之不可不辨
也蓋劉邵有用奇之論而世多非之曰士要於適
用已耳常人吉士自古所須絕智異能世不多得
用人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
行非儀的也吁此豈以常人吉士者處於才不才
之間固機緘謹營壘立於不敗巧於用短者乎又
豈以絕智異能者閃爍不測詭故不情吐霧五里

揮日三舍路險若鶩與沒俱出以人國僥倖者乎
非也制治未亂謂之常人勸相國家謂之吉士吉
士非奇士弗勝而能爲常人者能爲非常人者也
今夫解臚埋腦剝腹滌藏醫之奇者也未若肌膚
之治之尤奇也動於九天藏於九地戰之奇者也
未若上兵伐謀之尤奇也不講於用奇之說而但
以溫平無毒之劑爲善醫堅壁清野之師爲良將
吾不知其能終無患乎且夫人固有一不爲少萬

不爲多者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
英倍英曰賢倍萬曰傑萬傑曰聖此皆絕智異能
之別名也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
卿一州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
十一元士聖人在上百里而有一賢則猶無有也
王道衰微千里而有一賢則猶比肩也故曰亂國
之廷無人焉無人者非無人也蚤負山鼎折足視
其印固已纍纍而綬固已若若矣邵之言用奇得

無意乎昔者堯舜之世比屋可封唐虞稽古建官
惟百以官不勝少以賢不勝多以十六族則不能
舉以萬邦黎獻則不盡臣以巖居穴處許由巢父
州伯石戶之徒則不能致然而謂之野無遺賢何
則彼其五臣九官皆萬傑之聖也一璣衡而測天
地之度一干羽而動頑苗之格一手一足之烈而
偃四海之洪波一奇一偶之跡而發九疇之秘藏
以非常之人致非常之績雖有遺賢焉猶之乎無

遺也蓋其所謂無奇若此公且以頑膚之度必吐
握之勤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
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
餘人於是得三士焉以定天下所寵致若彼所推
擇若此無亦惟是天下之選是崇是急豈其薄收
白屋之譽爲今觀其布月令則仲春聘名士季夏
贊傑雋不問時矣訓商奄則曰廸簡在王廷有服
在大僚不問侏矣繫九兩則曰友以任得民藪以

富得民不問官矣麗入議則曰議賢曰議能不問
疵矣士生是時苟有絕智異能無不承光仰流赴
尊帝之求而與賓王之列能眇天下而不稱奇才
焉略眇天下而不稱奇謀焉直眇天下而不稱奇
節焉勲眇天下而不稱奇功焉非無奇也燕函粵
罇夫人而能爲也雄駿不創壽於旂幢豪傑不勒
名於盤盂無事而表異也烏乎奇烏乎不奇奇士
之有聞也多於三季之衰戰伐之世矣封畧之內

莫非君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計過憂天義不逃
兩如此者奇天下盡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
安家完卵於巢解醉以酒如此者則又奇鶴實承
軒予何能戰鶩有餘食士饑欲歿急而不之應是
果知我也出而圖吾君是使失士者愧也如此者
則又奇生厚則安存之慮深事苦則矜全之情薄
以金注者僭也以瓦注者巧也彼飽而不飛此困
而思鬪如此者則又奇屠龍之術當年莫試失矢

策
之壺千金可享技癢而不禁貨畸而欲售如此者
則又奇名未聞於人建鼓而行之能已見於世善
刀而藏之不爲爵勉不爲祿勸以憂社稷者貞士
之槩也排難解紛而輒取者商賈之行而義之所
不敢出也如此者則又奇蓋執事所問弦高諸人
大都近是矣方秦之襲鄭也弦高販於周以乘韋
先十二牛犒之孟明日鄭有備矣卷甲而還語曰
智貴卒力貴突茲高有焉方楚之攻魏也魏使人

求救於秦秦救不出於是唐且九十餘矣西說秦
王秦王爲之濟師而魏故得無恙也詩曰辭之擇
矣民之莫矣唐且以之烏丸數擾北邊田疇躬耕
徐無山中者耳不數年威信大行鮮卑致貢烏丸
竟受首焉王宗侃洵虜彭州王先成與衆同患者
耳一出奇而流亡盡出宗侃意消百姓得復業焉
此二子者無半通之綸一尺之銅而屹然以其身
捍大患庶幾哉社稷之福矣當宋紹興時有以忠

義三百人復沂海諸州而金主亮環攻之不得志者魏勝也當宋開慶時有以不知誰何之卒五千人保澧鼎諸州而制使物色之不能得者張惟孝也此二子者不費一斗粟不挂一領甲而毅然以其身敵王愾庶幾哉尊攘之義矣不得爲奇士乎哉雖然却敵者奇矣而寄斥堠於塗之人何其危也請援者奇矣而制國命於辯士之舌何其無策也田疇先成之計奇矣而當時之牧民禦衆者何

如也魏勝惟孝之兵奇矣而當時之橫門專閫者何如也爲國家計與其藿食者之善謀不如肉食者之無債也爲諸子計與其生而爲亂世之奇士孰若用而爲治世之能臣也且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無權藉背時勢萬不試而出一焉猶尚如是况於順風而招登高而呼騁逸足於康莊縱遊鱗於大壑其所成就不尤足稱哉故有言信義可疆而豪傑不可學者蘇海也

有請兩制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邊塞武臣陰
求壯勇出羣之士者范仲淹也有謂成才不易得
而奇材最可惜者秦觀也有請破庸人之論開功
名之門者蘇軾也言人人殊皆欲國家收奇士之
用而已矣乃執事顧患其若房瑄之於劉秩關播
之於李元平者何哉善乎劉邵推言之也曰用奇
有二尤之失尤妙與尤虛者也夫尤妙之人被褐
懷王者也吾愛吾馬者也若滅若滅者也不飛不

鳴者也耽耽逐逐者也望之似木鷄者也不爲鹿
鼠發機者也尤虛者不然乘人鬪捷者也喙長三
尺者也羊質虎皮者也鴟義矯虔者也借叢馮社
者也鮒入鮓居者也不畫狗馬者也故曰尤妙之
人多含精尤虛之人多瑰姿彼含精而我皮相則
失之彼瑰姿而我舉肥則又失之而且曰使貪耶
是相於賄也使詐耶是相於姦也舉盜而盜耳舉
虜而虜耳不亦輕朝廷薄巖穴之士耶是故莫急

於知人莫要於善用夫知人難也造事者能知人
虛懷者能知人廣詢者能知人去讒者能知人善
任難也禮士者能用人因應者能用人推誠者能
用人一權者能用人今夫以愚欺智罔弗察也以
私投私罔弗受也兼聽之言罔弗公也偏聽之言
罔弗私也造事則權度精虛懷則藩籬撤廣詢則
以耳正目去讒則以心正耳皆知人之術也士故
有志不可參也材谷有宜不可枉也信而見疑不

可任賢也能而復御不可用將也禮士則士殉知
因應則官任器推誠則心膂輸一權則手足展皆
用人之道也斯以萬舉而萬當也不然慎勿言用
奇哉方東事之興也蓋亦有布衣輕俠深入虎穴
矣過而信之則遂以爲陸賈爲酈生過而疑之則
遂以爲巫臣爲趙信今其言多鑿空效如捉影曾
不得鷄鳴狗盜之用而顧有剖胎焚天之名世有
姦雄必以覘大朝廷之深淺矣要以國家賞太輕

罰太重資格太拘文法太刻自勞臣力吏終身自
墮者何限而况草澤之士乎其爲沈淪可勝道哉
夫豪傑猶龍也寸雲尺霧澍雨百里則執事所稱
者是已元平劉秩其土龍乎蓋又有毒龍焉其怒
而飛白日晦而海水立高歡李密輩非與好龍不
得真則毒龍端可慮矣

募緣疏

積慶寺建禪堂疏

積慶寺後有宅一區是先伯之故廬本給孤之初
地厥考肯堂厥子構人都非矣南方入定北方起
僧其病諸雖汚泥不礙蓮花而穢土難叅香積每
梵鍾之到枕似得皈依或勃谿之度垣殊妨晏坐
非維摩搏取三千界乃歌利割截無邊身雲水裹
足而不來居士攢眉而便去必有布金之緣如水

投水庶成捨宅之事以空還空庶子首作金湯素
菴因而荷擔願我同志咸廣檀門捐彼杖頭阿堵
餘展此袈裟一角地叢林廢叢林興衣鉢宛爾招
提游招提宿蓮社開乎

玄墓造殿疏

姑蘇有玄墓者蓋震澤之上游梵天之靈境也雪
映梅花似得孤山之路泉歸蓮社如游慧遠之林
昔萬松曾一口吸盡具區今僧灌披三條悟明大
事荆蓁旣剪輪奐將興雖蘭亭故有茂林船子上
無片瓦念佛地有金尚資檀度而僧人作定及與
道謀信能傾瓶鉢之餘羸便可落招提而游宿多
材爲林不取期於一歲善因成果是所望於十方

嗟乎昔也僻鳥窮巖尚有銜花之鳥今也朱門大
宅聞如緣木之魚何則名聞既普刹那而化寶坊
感應未交畢世而難茹蓋欲攝慳貪之種須豎精
進之幢不日成之吾筆非椽斯言左券哉

古杏募緣疏

此旃檀林有文杏樹雖老僧過其甲子實古剎齊
其春秋半瘁半榮或娑羅之受記一花五葉值少
林之懸絲有僧以成法破法皆爲涅槃欲樹之捨
身分身而作佛事匠石屢顧斧柯將尋嗟乎未刳
攬販如來佛猶不免樹何以堪哉章吉甫等捐布
地之數金壽叅霄之百尺恒使僧不有而俗復不
有如連雞之難棲庶幾才亦全而不才亦全免萬

牛之廻首人閱樹樹閱人畢竟人能呵護後視今
今視昔直須今作津梁若也勿剪勿伐嘗存烏屋
之思則何壞何成共證鳥窠之法矣

上海縣龍華寺建藏經閣疏

今海內奉大雄之教甚盛列刹相望不知其數矣
其得勅賜大藏經五千四百八十卷者蓋寥寥
乎千里而遙曾無一馬間有之必其封望之名山
如三峩五岳者又不然則如陪京興都神靈之發
跡也又不然則如金焦落伽江海之奧區也乃茲
海邑之在郡縣間其彈丸乎龍華寺之在名藍淨
刹間其秬米乎而得與於勅賜之一數譬夫幽

人寒峻而與將相大臣並膺帶礪之封豈不異數
中之尤異哉雖然匹夫而帶礪也則有濯磨修飾
以荅殊寵耳叢爾叢林而
聖天子之法施及之則必爲
聖天子弘法弘法之要在於闡教故夫建閣以庇
藏集僧以繙經作室以安僧聚糧以接衆使平原
易地而勝於江山僻壤孤村而壯於都會斯數事
何可一廢吾聞佛法付囑在天王帝釋龍華建於

錢忠懿王而賜藏在今

皇帝帝王之事古今一揆矣代之有終者非此方
衆庶而誰望

其傳本也釋經易讀鐘經不易讀易讀則其教普
也是爲高致和尚之發心余爲手寫序品第一又

果無而斯聖

皇帝帝王之事古今一綱矣升之而錄者非此亦
錄其績王而顯其功

建石殿疏

近時法師有造銅殿者有造法華鐘者皆已成就
為震旦希有功德至為石殿而四壁刻法華經者
其事尤勝何則銅殿可欲石殿無可欲無可欲則
其傳永也壁經易讀鐘經不易讀易讀則其教普
也是為萬緣和尚之發心余為手寫序品第一又
以誌於諸同心者書且刻之此經此石此因此願
此開示此悟入盡未來際無有窮盡是舉也雖謂

靈山一會可矣

蓋未來剎無在漢蓋長樂也

以若令若同心亦書且候之出錄此亦此因此

少是為萬種味尚之發心余為毛寫其品深一又

其華亦無何則論孰何將不無何於無何於

其華亦無何則論孰何將不無何於無何於

其華亦無何則論孰何將不無何於無何於

其華亦無何則論孰何將不無何於無何於

其華亦無何則論孰何將不無何於無何於

重修積慶寺募緣疏

江以南列刹相望未有稱坐化菴者惟吾郡積慶

寺元壽堂祖師之肉身在焉是以得名自元至今

三百餘年矣夫以地水火風之幻軀靈光歸若而

宴坐經行之淨域風雨漂搖豈壽師護法弘誓之

願乎宿業非至人所戀而艾樹亦後代遐思瞻祖

容者既作希有想皈敬想則此寺之栴檀瑞像即

師之七寶臺此寺之苔蘚閒房即祖之方丈室忍

視其日就傾圯而使詩人有禪宮亦銷歇之篇與
世尊亦塵埃之歎耶且其求易供其出易核無王
珣捨武丘之千間麗蘊柳湘流之百萬證明功德
有壽堂祖師良足起信非若他方興作始則建鼓
而招後乃空華不實敢以論於檀施者

重修新橋募緣疏

范龍圖詩云一棹危於葉旁觀亦損神他時在平
地莫忘險中人余頃度婁水之新橋頗念斯語觀
其柱欹材朽無風自搖承足之處支離不屬垂垂
欲墮刹那失足便入魚腸吁嗟險巇乎危哉彭祖
懸絙而觀井王陽望棧而迴車尊生之人不過此
橋過橋者復不念險中人當誰望耶余故稍爲捐
貲且以論於同心者

以千萬計也此吾郡之現淨土相也吾聞優鉢羅
花千年一開花既開矣各檀越勿生退轉心以圓
此果可也余請先登以導焉

化佛燈疏

迦文佛坐道場四十九年不說一字慧度僧造藏
經五千餘卷不挂一錢蓋衆生現行具有檀那之
因而法道流通或當時節之至於是慳貪蠲破勝
果圓成娑羅向東而榮貝葉從空而墜矣嗟乎永
嘉欲粉骨粉身以酬恩永明欲皮紙骨筆而繕寫
况於捐此朽貫續佛智燈寔人天之福田豈衲僧
之家具然而顛倒見無難遭想有情耽世樂委用

恢等泥沙事涉法林護錢不啻腦髓將使閱百籛
旬無一經徧四天下無一藏矣凡我同志勿受邪
因若也祇樹孤園仍見黃金之布地庶幾吳門匹
練忽見白馬之追風

募齋疏

法輪未展先展食輪十萬八千人俱遊香積土雖
然人人喫飯不曾咬一顆米是名不住相布施是
名真法供養廣上人發願如是如是

爲劉居士題疏

昔有龐居士擲百萬於湘流今有劉居士破家散
宅行五千藏於赤縣神州其友不必簪紱而惟天
親無着之相求子不必祿仕而以探微道子爲貽

謀行無人損心與天游富可使貧深悟無常之理
化而無怛當乘大願之舟

題古潭疏

三峩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第一山也余嘗為
僧書云五岳之外峩岳最高六度之中檀度為上
蓋以先施者今日為古潭舉之

重建虎丘禪寺募緣疏

虎丘禪寺者大吳勝壤西晉名藍為王珣捨宅之
破荒亦支遁買山之小隱龍宮鶯嶺與雲相而蔽
虧鳥革輦飛極人天之鉅麗蓋形家以衆大取小
故南朝四百八十寺為最尊而釋子以弘法付僧
故竺典五千餘函其恒轉者也盛衰相禪成壞本
空始而無靈無靈亦無始而無靈也
睿皇帝己巳之年罹鬱攸氏丙丁之燧曆元初漏

陽九再逢突如其焚嚮邇不戢長者反風鮮應徵
君喫酒無靈聽經石饒貯千頃火雲可中亭無恙
一方明月丹霞全提正令若一佛二佛之可燒趙
州橫肆宗鋒謂木佛金佛之難度堂堂像設莫抹
頭然訛訛闡提懼懷腹誹疑護法之神通汗漫使
太乙之定數堅牢生退轉心斷飯依種矣余聞而
訶之曰是何言與是烏知佛恩之廣大佛戒之密
嚴與何以言之今者八紘之內一紀以來遼薊則

猥偷未剪黔巫則干羽猶賒骨以澤量燐多夜爛
而惟是吳水吳山晏然樂郊樂國豈非沿蕭梁有
漏之果熏衆生慈善之根佛寶法寶隨蓮宇以紹
隆刀塗血塗際棘林而跳出寧得歲以及此何戴
天而忘之耶若乃茂苑長洲舊是管絃之地樓船
簫鼓慣爲游冶之場晨鐘夕梵雜釵釧聲鮑肆屠
門溷旃檀供諸輕垢罪註梵網條歲月滋深天龍
積愠出異災而傲衆委焦土以爲師契經云共業

所感者非耶夫共業所感者仍須以共業消之譬
夫因地倒而因地興反手雲而覆手雨奚必待身
為牀座徧三千有若個地布金錢先四眾鋤其穢
而淨者現舍其舊而新是圖天火有同人之文澤
火有革故之象祝融峯清涼寺境在人移毗耶室
香積邦土緣心造則三十二相重瞻善逝之真容
五十三參復開彌勒之樓閣矣真勿銖銖兩兩斬
杲府之一毛故常剝剝塵塵奉檀門於六度援毫

前導拭目觀成謹疏

氣氣本空虛陶鼓天地天地有
心者其效皆圓融方趾含陰抱陽中有主者魂
靈靈靈靈靈有綱紀五常人各有心心無形相
火發水騰膜蔽障非心本初如鏡現相像本不
離常有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虛非同覺應不失

大因地倒而因地其反手雲而覆手雨奚必待身
 為淋座猶三千有若餽地布金錢九四眾鋤其穢
 而淨者非合其舊而新是圖天火有回人之文澤
 必有功成之象祝融奉清淨寺境在人後毗耶室
 香積那
 五
 館學林日贈文蔚
 本
 度
 授
 臺

銘

原心亭銘

館課

三才未分渾淪一氣氣本靈虛陶鼓天地天地有
 心惟人攸寄圓顱方趾含陰抱陽中有王者巍巍
 堂堂經緯萬行綱紀五常人各有心心無形相焦
 火凝冰隔膜蔽障非心本初如鏡現相像本不有
 鑑常自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虛非同覺應不失
 寐以靜為心心不屬靜喜怒哀樂竅於真性檻馬

牢猿彌增躁競以動為心動即屬情欲也無涯聲
 色縱橫隨波逐浪醉歿夢生是以學人識心為要
 既識真心觸機是道糟粕非麤神化非妙何以識
 之心有靜時靜而忽應不及思維未發氣象於此
 可知既已知之存養省察活潑潑地常惺惺法習
 而安焉先登捨筏亭揭原心至教是存銘以志警
 丹書竝尊

犀角銘 為王圭叔觀察

非熊非羆厥獲維犀利用行師非金非玉厥觴維
 角大斗斯酌文武孝友執訊獲醜彤弓兕觥燕喜
 則有叔作寶尊章帝之佑有酒如淮有福如酒王
 氏子孫永保受

附復書

明公文武忠孝世濟其美往者絕鯨波劇虎穴
 廓清三韓撫定邛夔有存與國拓土疆之殊勲

而讒人蔽之未耀於光明天用錫公殊物以彰
公之功此嶷者角也無謂玩物昏昏冥冥其中
有精若照鬼之鏡驅山之鐸公輔之刀除毒之
劍濯河之璧記事之珠龍濱之墨自公佩服以
來必有鬼神潛衛吉祥咸集而公不自知者陰
符經曰食其時百骸理以爲如意乎手食也以
爲假山乎目食也手食目食孰口食親乎琢之
爲杯日飲醇酒數斗必收刀圭之用以堅報主

之身何則蟲之蟄下聚於足犀之炁上聚於角
犀與蚌不同類而其採吸月華則同蚌得月則
珠生犀得月則紋生皆通靈之物也曩聞之劉
大夫在海南見一犀觥等犀也而實之以酒浮
光晃耀跳丸盪摩晝輪紅而夕輪白劉不解卻
之惜此夫叔夜之失石髓者也犀角度二尺以
上此自犀中龍剖之必有奇治以爲杯寧待邀
明月明月自貯楞嚴所云十種仙人有堅固日

月而正性命者公坐進此道矣公若曰吾趣向
 宗乘十種仙人法塵影事未足當吾犀辟也則
 請以觴借野叟為夫日之用野叟試其何如杯
 銘應教作數言則游方之內者也

天然几銘

南海之南輪困離只棲鶻屯雲騰蛟致雨其生也
 不知幾千年其來也不知幾萬里君子所憑能勝
 則喜

誥

二十八宿寶硯誥

龍尾之質鳳池之凹端州東井昆吾寶刀真如兔
 角質如牛毛神藏鬼護余也實遭其紋柳浪其韻
 雲鏃不砥而平不危而高月尚圓鬼斗轉星杓如
 玉有筍如琴有軫非鸛鶴來乃璇璣本如手之膩
 文心是引石室參羅雲臺可準婁明雖瑩混沌詎
 損昔余東壁子虛長揚爾不余拙亢彼奎章今命

爾翼昇世相將余如木鷄觜距忽張月氏非遠芝
房非祥塵土腸胃守黑乃臧延於世胃箕裘之藏
歲次鵝火日中星昴太史氏著寶硯真誥

像贊
定光佛像贊

木佛不度鑪金佛不度火四大所和合孰是真法
身定光是何人幻形亦常住水浸浸不爛火燒燒
不着父母所生骨堅固如金剛或名長耳僧或名
宗慧師游戲大神通而依寂光土以依寂光故無
把茅蓋頭莊嚴此道場坡公猶欠事有修檀度者
見佛亦非難錢貝不唐捐人天成善果

大士像贊

兢御刹內古如來又向毫端現寶臺欲識大悲真
面目十方鐘鼓普門開
不許十六羅漢像贊

獨有一尊者過海不赤脚更着何物行初無一物

着

佛贊

火燄轉法輪象王無轍迹欲知不二門無智亦無

得

達磨像贊

依經解義三世佛窟離經一字卽同魔說佛魔俱
掃是繫驢橛曠然無聖解語非舌瞻對師容少林
衣鉢

飛霞大仙像贊

文皇本同時胡濛奉 詔旨旁求江海間歷紀徒
爲爾忽自開生面云類純陽子虬鬚而鶴骨臞肥

稍異耳清都故翱翔塵世亦靚止鏡光因像現鐘
聲隨叩起飛霞若可攀頂禮首重稽

希夷像贊

白驢入華山劍客心已了猶嫌愛睡歌不如一宿
覺

緱山王太史像贊

冰壺方潔玉尺鎮浮介不崖異和不比周盎今如
春肅今似秋畫地而蹈虛已以游履盈若墜疾惡

如仇振衣千古檢鏡九流胸蟠錦繡腹貯墳丘單
辭月旦尺牘天球氣劇鹿角聲動螭頭鶴鳴子和
克紹箕裘魯前周後國論家謀無子牟戀懷杞人
憂不朽著述秀甲九州平視元美齊肩用修若相
門之有相則贊皇忠宣之儔吁嗟乎修名既立大
命不猶將託豪翰寫神照終愧於道子與僧繇

奉常沈日峯像贊

東海鍾靈婁多者碩公也後起先民時式方潔冰

壺持平玉尺不競不絀有孝有德
神祖端居釜鬻相隔天官子部升沉靡測姚江高
邑克舉其職公偶爲三聲光奕奕勁骨冲襟朗鑒
淵識周踐望卽星霜數易爰從民譽首正選席抑
躁懲貪表微揚側舐犢柔情冥鴻健翮老漁成怒
我道正直瞻日雲霄初衣蘿薜控廉剗采息交掃
迹蘭剪方悲梁傾見迫筮仕花封民巖洞晰澤罔
不覃弊罔不革或尸而祝或社而稷入棘程材以

克貢藉爨下收桐璞中辨璧寸晷燠薪爲國柱石
文苑循良不磨史冊傳神寫照索隱探賾身無私
藏半鑲寸帛口誦白華目迷赤仄君賜爲養親顏
以懌甘毳之進廁禴之滌尋常稱孝度越千百億
忝維桑從游交戟月旦子將玉山叔則音容雖杳
風義如覲豹變之一班可窺虎頭之三毛或益

馮少墟像贊

亭亭鶴骨噦噦鳳鳴德符春藹正氣秋澄萬物同

體一介必矜白玉絕類朱絲為繩茂叔之胸中灑
落子輿之壁立峻嶒聖脉獨契關學大興自南自
北如車指路橫說豎說如水建於其隱也太華增
而重其出也黃河忽而清豈待形求於巖野固將
金鑄於

帝廷者耶

施奕之像贊 有序

奕之為七閩大將軍之從子少從將軍學

書劍已復解音律盡其妙理吳中老宿往
往避匿以為弗如然又携陰符一卷日箋
且誦嘗以訓兒絕口不及琴襍箏柱間冷
淡生活欲有所用其未足也兒十三善劍

槩

施於東海蜚弧甲族武溪馬援樓船楊僕將門有
將知足之足自隱於聲若沉於陸絲不切竹竹不
如肉天籟人籟滿谿滿谷出塞入塞之歌大垂小

垂之曲惟殺奪之自如知雅歌之可續能走胡騎
於叅差能挫秦威於鉛筑有兒墮地氣吞牛劍舞
崩奔夸逐鹿乃知壯夫弦上之聲如道者桑中之
宿吾安得以伶師琴友而目之哉

宇漢陸隱君像贊

是廣類而豐願為有道之腴是白裕而方袍則隱
德之儒于思戟張若抵掌當世而便便之腹又可
容數輩而貯群書人以為受計倪而耦陶朱我則

欲進君於松陵笠澤之間而與俱

陳允餘像贊

何然而不肥以不食五侯之鯖也胡然而不癯以
不齋千里之糧也以為任俠豪而常守其括囊以
為禮法士而嘗遊於醉之鄉蓋君家有孟公有仲
舉而立乎其中央

馮忠襄公像贊

吉甫武張仲孝友佐帝中興象天北斗立德

立功可大可久堯階指佞虞廷代狩禹鼎伏姦秦
匪照蒞神策天閑宜左宜右彤矢登壇金章繫肘
斤斧寬髀昭蘇枯朽挽童牛鼻扼風馬首戎消於
莽鳳鳴於阜仗鉞臨邊素書夙受熊羆桓桓公侯
糾糾刁斗秋閑氈裘夜走出將入相應揚鼉負營
丘尚父召南壽耆誦彼賈餗堅吾墨守卒賴訂謨
以驅小醜釜銘五熟秬錫二鹵礪山帶河周前魯
後廈庇萬間被覆九有黃裳元吉白賁無咎神宇

摹清情田寫厚營海其目補天其手信社稷之元
臣而韓范之爲偶者耶

海道人像贊

頭陀刻苦羽人瀟灑以清淨心游翰墨海米顛之
絕伎可追玄度之家風猶在

覺虛師像贊

有序

覺虛開堂吾郡北禪舉揚宗乘以佐講經
人得聞所未聞及讀雪浪此語乃知曹溪

衣鉢信有所自吾嘗論法華以貪起教楞
嚴以姪起教華嚴以癡起教雪浪每首肯
之覺虛於此必不疑也於其行贈之以言
虛非不覺是覺亦虛太虛同體無欠無餘僧繇難
貌海墨難書洞下兒孫其解此者與

題延生像贊

長松落落白石齒齒揮塵談玄躡哉二士

夜臺禪師像贊

歲在甲辰夜臺訪余南屏請書榜書三於
五臺曰金色世界於峩峩曰銀色世界於
補陀曰琉璃世界丁未又書離垢世界以
寘九華先是丁酉余游九華有題額三大
字寺弗戒於火而余書獨存似有緣令師
木而人之屬余書以此乃其意已在此四世界中
矣今其投身大海蓋與琉璃世界相應也
因瞻遺像潛然贊之

假四大以成身還四大而莫靳斯造化之通民非
 覺王之所訓惟其生也若浮故其死也若游原以
 水而入水乃在流而返流不受逼於四山奚妄認
 乎一漚枯情塵於沃焦之土而盪壽相壺闔之洲
 嗟乎普化搖鐸而入雲吾師捨筏而蹈海末後一
 句希奇精彩龍王順風而迎象衆望洋而駭滄溟
 之水皆立金剛之體不壞清涼山上脚頭禪寂滅
 海中得自在

諸德祖像贊

臯門安隱燕市藏名騷人劍客畫史墨卿五雲彩
 筆五岳豪情太丘之道自廣季布之諾不輕躬昂
 藏而玉舉神瑩徹以霜清雖能摹其形照而安能
 寫其心神

得岸杲公小像贊

萬像森羅內有茶星應真方廣乳花滿鉢是甘露
 滅是幽蘭馨飽能使消老可復丁道與之貌天與

之形待汝一吸盡西江水拉陸鴻漸而遊趙州之庭

沈華齋先生像贊

先生之少也周貧給乏而耻言治生先生之壯也含真葆和而善譚長生先生之晚也灰形滅質而卒歸無生嗚呼其斯以為華齋先生

周虞卿小像贊

温乎其度爛乎其衷奕如搜句思詩有覆碁功尚

書期會曾不顧名岳遨遊道不窮

盧原甫像贊

原甫自號珠江漁父既書弁卷首復為題

之

元氣為舟才情為柁泛學海之茫茫遵驪淵而得路綠篔簹青笠製荷芰以相叅空鉤意釣棄陽鱈而不顧賦心故楚澤之騷狂態乃桐江之故人

題蔡道寅小像贊

井丹高潔季野春秋外晦內朗人貌天游啓期三
樂孫公四休寫經成篋退筆成丘無心道人有髮
緇流是以欣然而常笑浩然而忘憂其鹿門居士
之儔歟

環溪陸居士像贊

素封之富富於錢刀心雖薄之亦足以豪學士之
富富於經史亦既兼之不爲羔雉其居也一息而
千秋其游也每無糧而千里易稱嗃嗃見家政之

蕭雍詩詠振振樂子孫之蕃祉實市隱而天游非
說鈴與書肆

塵隱居士像贊

此余丁亥年爲平湖馮季山先生贊也甲
午先生已千古贊所謂東方避金門者竟
不及酬今爲欽仲再書感慨係之矣

神儀靜適韻度矜莊其志則潔其行則芳乃繩乃
矩肯構肯堂孝友立家旣稱萬石兄弟競爽亦曰

季方覃精素業標異青箱賦三都而籍甚抱連城
而未償下澤欵段得少游之間曠園林山水類伸
長之徜徉方且結羊裘而著書於竹徑行將侶曼
倩而避世於帝鄉猗歟人能畫先生之色澤我能
畫先生之肺腸

周公美像贊

斯人也吾見之彥輔之室矣此其避人而耐老者
耶吾見之季長之堂矣此其讐經而顧曲者耶吾

見之金馬之門矣此其歲星而其否者耶吾訪之
茗溪之濱矣此其釣徒而華屋者耶豪於酒癖於
書隱而文俠而儒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畫史
能寫其外之癯而不能寫其中之腴

吳江村像贊

圖書燹鬲琢玉雕金人食以耳汝衡以心璞中剖
壁爨下賞音芾耶瓚耶風流可尋昔人陶隱居云
不作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庶幾似爾之槩

其知爾之深者耶

施沛然像贊

陶弘景龐安常註百草汎三航惟沛然之頽頽青

雲器白墮鄉肱不必三折而眼可見垣一方儒耶

仙耶吾安得而罄其藏

沈海情像贊

其研四聲高八咏者耶其釀白酒留回仙者耶鶴

骨雖癯桃顏則腴其鹿門襄陽其列仙之像者耶

澄源上人像贊

欲堅精進幢先披忍辱鎧天目舊袈裟耻爲兒孫

賣求劍似刻舟一漚見全海貌悴而骨剛願力終

不改

孫儀蜃像贊

白眉最良美髯則賢謙謙君子壇宇自閑日恭日

儉不敢爲天下先方踵星辰之履忽廢蓼莪之篇

人謂君以世祿之家燕處超然我謂君以無涯之

智將結為大年

丁南羽像贊

布急私交式取不訾以諾以輸君則衷之好義生
風緩悉詎辭冠則如箕飲不盡卮人調其肩爾固
吾圍和同禦寇百難斯舉人癖於錢爾癖於書孝
友家摹萬石之餘遺範如存芳聞未謝蓋生而為
德於鄉沒而可祭於社

喬方伯像贊

卓爾道骨冲兮素心濯濯冰壺皎皎玉繩有千仞
翱翔之氣而守之以盈有百鍊不折之才而御之
以誠文武是憲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機於蓄艾
其居官也後困於積薪未老懸車惜哉干城廉鑑
一書作我儀刑

劉松野像贊

使道而可告則人莫不告之於其親然佛之言大
報恩也在飯依三寶而染慈親以歷劫之神方松

野之守師承誦檀度而自比於韓朱之外臣也且不知寒山爲何如人及其四山相逼一念迴光而曰我立寒山則已超之乎去故而即新蓋疑而信者爲龍華之廣額信而疑者有淨土之迷津此其間之相去曾何止於隔塵君自以爲寒山而吾以爲龐蘊之後身惟是還金之密用終爲易簣之正因一家眷屬幹蠱祈薪斯言也爲朱子提綱而說法亦爲居士寫照而傳真

夏有之文學像贊

夏有之文學余門人也其爲人坦中無競外落拓而內行醇至與人交傾蓋如故久要不忘人樂近之性不喜問治生游跡幾遍天下所得橐中裝隨手散去環堵蕭然常自謂當以樂死竟阨下壽身歿之日家無餘貲所藏者特余書畫數種其子長春文而護檢不愧王謝風間出遺像相視宛

然笑語可呼也因為之贊

同塵和光鞠躬履方不為理窟不為智囊不陶糠
糝不謀稻梁土木其形龍鳳其章于思華元殊毛
謝即標格與會雲上霞翔其人雖往其儀不忘肯
以化鶴而戀亡羊碧落空空曙星煌煌已游八極
當歸衆香

吳周生像贊

心樂名山門有喬木行既亢宗惠能收族敦念本

源舩修祠屋若堂若封增膏增馥廣水為梁荒年
為穀書破五車筆盈五麓豈惟眇封君之素貲蓋
亦步韻士之芳躅

姚五山像贊

時游畫中山雅有戶外履元方難為兄季亦難為
弟

潘泰鴻像贊

淵然若冲頽然若侗家聲世業令德孝恭繩其祖

武綽有父風寄情簪組樂志雲松座上客常滿尊
中酒不空其斯為泰鴻之德容

徐士竑

為鍊書好正車筆益正甄豈非頌桂哉之素貴蓋
為賦外師風萃室萃桂曾膏獸豔麗來飛教滄天

容臺文集卷之八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墓誌銘

封簡討少微許公墓誌銘

海虞封太史許公為諸生時京山李本寧先生序
其集行於世矣後十有三年而長公太史屬不佞
昌為埋誌讀其狀多序集時所未盡者敢按次而
論之曰公名某字某自號少微居士厥先有貴一

公者始居海虞貴一生子安安生怡晚怡晚生玠
玠生杲杲生鏹鏹生神武衛叅軍汾是爲秀峯公
之考也秀峯公家擅素封豪奢自亢族有訟其田
廬爲未析之產者旣判不直業有贖藏邑中乃賂
書史且滅其籍無已又盡燬通邑之籍而以爲公
罪拷掠備至公不誣服搜其家家人怖散并失公
所在無何而直指下檄郡佐覈其實事得解乃公
密倩隣導夜走百四十里效秦庭哭爲直指哀憐

也當是時公年未舞象邑人稱爲智童孝童云弱
冠補博士弟子即卑卑帖括博雅好古冀爲當世
鉅儒其學各有師承經史學得之趙文毅公陳莊
端公經濟學得之曾魯川公而趙公子玄度陳公
子抱冲皆藏書萬卷公與周旋久揚挖甚習漁獵
古今貫穿時務凡山經地志與河渠水利農田兵
制無不精討前後邑宰如江夏段侯試士發策皆
時事之要士莫置對公風簷條議燭跋請續鑿鑿

中窾段公擊節歎賞目爲臥龍邑數困於無年征
輸不屬段公患之公請履畝相視捐其積逋裁其
羨稅而復葺其塍圃以時捍患段侯以扁舟偕公
相度邑中利弊犁然縷舉見諸行事言不及私也
藍陽耿侯喜談名理充善諧鈴公與上下其論聲
氣莫逆嘗密迎公詢武侯公陣法亟稱得未曾有
郡伯朱公禱雨有應試士以甘雨賦公援筆立奏
賦一千三百言似出夙構郡伯大奇之每多士於

郡縣有所開陳必推公前爲致辭無弗歛衽長袖
善舞多財善賈爲是耶趙文毅公里居有元暉之
訟乃青衿子始奴事之後叛之者諸子衿少年連
數聚黨以不辱鬻序爲辭莫爲趙公明者公獨昌
言於衆曰左袒非類不爲鬻序辱乎與二三正人
白於臺察宵行露宿罔有寧處趙公即世玄度孤
危益莫爲助力公聲罪討逆義無旋顧奴子以重
賄求解公叱之自是左袒者手足俱露昨舌匿跡

及於正法公力也公雖公正發憤乎然不隨人作
俠郡伯周公庭朴士士群起而蹋試院擲果中郡
伯肩背公伏首揮翰如故或激之曰公乃素剛何
怯也公曰男子故常有怯時即亟携伯仲深入西
山已而諸臺果大索群譟者而公以先遠莫之害
及當事移怒於盧廣文將切責之公乃投袂起自
學使者曰難非邑始禍則邑受李代桃疆固已寬
矣又波其師不亦枉乎必爾則諸生請俱黜學使

者義之并廣文置不問其忍事先幾又如此公屢
躡名場豪氣不挫迨長公成進士官庶常迎公養
宦邸公駕而歷齊魯燕趙之墟吊古懷賢翰墨間
作過常山祠北岳處謂一統之世不當仍石晉之
舊移祠於渾源古也草疏且上不果長公邸中門
清如水公衡氣消盡虔修白業焚香趺坐以持佛
母咒放魚鳥爲常每有勝日游行郊關覽宮闕之
壯麗朝會之填駢興盡而返歎曰京華之夢止此

矣而世何入之深也時趙玄度以秋官卽入都公與握手道故不勝感慨未幾玄度客死姻家爲難旅櫬幾不得還公揮淚經紀喪事復謁歷禦侮歸其骨師友深情生死交誼不愧古人矣先是癸亥冬皇子生大慶單恩公與元配某孺人例及封典待時乃給長公以甲子春授館職公得封如子官已而長公徇命封楚藩已而竣於事方奉公命行營孺人之高敞而公不待矣哀哉公至性

孝友多所收恤不治家人產而爲友朋謀區畫周悉甚於自謀秀峯公田廬旣於終世公坎塲赤貧家無儲粟而落落軒軒無可憐之色食可兼數人饌而或累日不食不言饑家距城一舍屬有所思獨往獨來蒙犯風雨涉水不避門者熟知狀輒爲啓鑰或無所寄宿巡簷而行莫知所之暑月寒窓好集子孫談古今節義事泣數行下京山先生摸寫媿媿入微矣乃余反覆公之遺事若有所得豈

其以魯連爲師者耶平原之事公所謂排難解紛而不取輕世肆志而長貧者魯連矣魯連年十二而挂田巴之口公幼智同史稱魯連好奇偉儻之策談笑却秦縱橫百折公雄辯又同若以文論則聊城一書豈思光所敢望公之宗尚吾知其爲此不爲彼也京山先生謂公合於張思光者有五余擬公於魯連亦然蓋非楊雄之反騷猶束皙之補闕云爾銘曰

虞山茂業懸龍門談公振奇道乃尊豹駒鴻敷旭始噉飛霜之哭雪戴盆無雙江夏何足論詞源浩浩渺無垠逸氣噴蕩嶠原坤匣中佩劍秋水痕龍淵烈缺相吐吞以冠苴履清流渾群輕折軸白日昏摧其角距披其根人綱人紀夙所敦立義不解酬人恩有懷石畫康世屯謀野歷歷詹詹言飲不盡樽貽哲昆九苞符采高騰騫紫泥丹詔露華溫輶車北指依帝闈摩娑秦篆魯嶧樊高歌澆酒督

憲大夫四川巡撫都御史母贈恭人復自請告起家納言與 覃恩會載贈其尊人爲通議大夫通政司通政使母方恭人贈淑人而不佞昌亦承乏春卿微恩馳贈得追隨司馬以酬昔願於萬一司馬猶以罔極之痛余有同心從塞上授簡昌使志贈公墓中之石昌義不得辭也按狀公諱應道字自明別號來儀居士唐左臺御史少微公之後世居休寧之長豐里始祖太乙公領元總管之職國

初遷桐城十一傳而至公自髫鬣有穎異資授之書即上口贈通政儀亭公絕憐愛之嘗曰神太用則耗何況稚子雖就外傳多有暇日其執經家塾者十之三耳公旣弱冠稍悟學殖易落韶年不再乃奮志力學寒暑靡間嫻於帖括色澤高華學使者天臺耿公有人倫鑒補博士弟子頭角嶄然有昂霄之勢而以試宣城遭疾歸在歿法中時司馬公生九歲垂絕之日公手摩其頂而謂方淑人曰

汝無憂後事有此子在吾爲不歿矣善事二尊人
汝食報無涯也言畢而瞑得年二十九耳哀哉追
其遺行則太公一嘗遘疾顛天請代醫禱服勞裾
不解帶太公六十陳牢醴以奉之集親賓以娛之
季路負米之孝也述其遺文則有長誥云所憂非
憂貧所憂其可休處處凌九霄行行戒深溝是茂
先勵志之詩也假令嗣其年力三不朽事豈顧問
哉長材厄於短晷英風鬱於促齡此司馬所泣盡

而繼之以血者也雖然嘗一鬱而知全鼎若司馬
公之傳神寫照亦何止顴上三毛而已銘曰
讓王之後華胄緜緜以任得民自歛而宣鍾祥儲
祉誕此名賢雲生泰嶽江出岷川有孝有德旣陶
旣甃筆花燦燦腹笥便便福謙可信佐善則愆飲
不盡尊潛乃躍淵龍門亢族麟閣凌煙朱旂獵獵
紫誥箋箋是衆父父是大年年何造物之尚缺終
食報以得全爰述太丘之行以題京兆之阡

不盡善節代職開門式熱熱開麥暨來深嚴嚴
 鴻發軍外熱熱頭首財財誠誠下計武善限欲槍
 師與此子賀雲主泰輝巧出列川亦率育熱到則
 藉王之好華曹綿綿以卦卦其自煥而宜熱無辭
 公之軒輒烹然亦回土購土三手而日繪日
 而樂之以血昔也顯然嘗一變而味全鼎裝臣盡

黎平府知府葛川喻公偕配王恭人張恭人

合葬墓誌銘

穆皇帝登極之初臺省奉 詔薦天下孝廉之以
 行誼著者三十餘人於蜀則有若趙公願吉來公
 知德而葛川喻公寔為之冠云喻公者令侍御公
 醒拙之府君也侍御以視漕至江南按次府君之
 遺事屬錢太史立傳而以墓中之石屬舊史不佞
 昌銘不佞昌習侍御不敢辭公名應台字秉符號

葛川居士司寇月梧公之從孫也公生而母王孺人有異夢蓋高僧再來之祥及髫鬣即夙慧異凡兒每獨寐喃喃覓袈裟不輟司寇公竒之曰吾家待爾而大豈吾四十年宦路不欺之報乎甫十餘歲喪父賴長兄別駕公應豸者遵遺命撫育倍至公亦奉別駕如嚴君孝友之聲浹於閭里里有兄弟訟產者廷辨不相下有司折之曰何面目見喻氏兄弟哉訟者息爭而去甲子登鄉書與豸之仲

子思恪者同上春官是時司寇壽躋九十猶及見一孫一曾孫成名真盛事矣公事司寇公最久司寇公有震隣之儆公獨身侍衛相依爲命雖風木銜悲竟承先志焉萬曆庚辰中周公子義本房副卷首謁選得漢陽令蓋楚大夫蕭公良有輩雅重公固請主爵云公治漢陽以廉善騰譽兩臺薦剡無虛歲旣就徵授廷評尋議改御史公怡然不屑曰擇官而仕無爲也在大理執法明允稱文無害

陞南虞部權稅杭關人謂羶途公無膏潤齋厨蕭然若應高僧之夢也繇虞潛出守黎平不數月歸志浩然投簪命駕酒社詩盟石氏下里門之步鄭公題通德之鄉七十考終諸福駢集當代完人如公無幾矣公生嘉靖甲午二月十四日卒於萬曆丙申得年七十有七公配王氏贈孺人繼室張氏封孺人頃以季子侍御馳贈公晉中議大夫兩孺人竝贈恭人公既沒而漢陽士民追思循吏請於

學使顧公祠之名宦蜀之學使杜公亦采輿論祠公於鄉賢蓋司寇公與別駕已相繼尸祝而公復相從饗於孔廟之側祖孫兄弟咸列祀典喻氏積善之慶未有艾也合葬於城北石寶山之陽銘曰惟神不滅惟生有自孔釋手携祖孫世濟謝氏芝蘭孫家荆樹令德孝恭夙標其譽處養潛龍出觀駟雉不艷要津而安冷署乃佐度支乃司關市我心如秤臣心如木五馬專城知足知止桐鄉遺愛

太丘表里尸而祝之榮哀備矣義方所貽澄清績
緒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不朽者名終酬者志琢石
幽壙載筆惇史泠泠素風垂芬千禩

中書舍人許玄祐墓誌銘

過甫里不入許玄祐園林猶入輞川不見王裴也
玄祐致身清華如司馬相如吾丘壽王而祐退好
道蕭然有物外之致乃其歿也以哭母故遂滅死
孝士何可以一端測哉玄祐諱自昌其先太岳之
胤宋淳熙中有自江右尉吳江者十餘傳而遷甫
里又四傳爲郡幕怡泉公以孝友好誼聞於鄉邦
即公父也公配沈孺人舉子不祿卜筮得陸太君

實生玄祐玄祐少有奇表廣上而豐下少讀書即好漁獵傳記兩漢四唐之業築倉而藏之飲食其中不屑屑爲經生言旣遊南雍登覽江山志意抒發四方名士皆折輩行與交顧數奇屢阨京兆試玄祐慨然河清詎可俟哉而以爲吾二人憂遂謁選得文華殿中書浮沉金馬日以揚扈風雅爲事輦下豪賢之會坐無車公不樂也玄祐居邑邑顧不自得亟請假歸待郡幕公夫嬾細營聲氣宛然

孺子慕也而代郡幕公爲德益力歲凶則減半平糶屑粥療饑所全活甚夥凡里中徭役最劇者率身任之不以煩桑梓先後燔責券無數末年產益落然族屬故人之以緩急告者未嘗不捐歲入應之也玄祐旣負勝情又以閒居奉親治圃葺廬水竹宜適杖屨相隨養志甚篤而丘壑神情愜隱殊蚤客有以驅車諷者輒笑曰池頭鳳何如海上鷗五侯鯖何如千里蓴哉與玄祐交者吾邑陳徵君

景陵鍾伯敬山陰祁夷度及不佞輩咸樂其曠逸
花時柑候命駕相期雀舫布帆間集梅花墅下開
簾張樂絲肉迭陳而微窺玄祐意顧曲選舞總借
爲萊綵娛者迨郡幕公捐館舍沈孺人繼物窺園
之日遂以少也惟昕夕侍陸太君起居稱藥量水
不能刻晷離左右已太君病脾度且不起即有以
身殉之志預爲戒勅諸子徽及後事家人方訝
其不祥及承諱神氣綿悒已不可爲猶匍匐成喪

以勞毀卒卒之前一日里人聞有旌幢導從喧闐
於市者爲徃生之驗云玄祐性闊達雖生長素封
不問奇贏子毋事生平以讀異書交異人爲快所
居與陸天隨故址近爲剔莽構祠祀之刻其唱和
詩他如盛唐名家集行世者多出其技讐飯命西
方夙期出世名僧靜士密與徃還而內祇薰潔動
循矩度事寡嫠褚氏終身如一日厚嫁姪女過於
所生屬纊之前猶以嫠節被旌爲搏鰥箒上至

郤醫流涕以死奉母如玄祐死生皆無憾矣當玄祐有嫡母喪乞余文爲誌墓中之藏去此幾何而其孤元溥復以陳徵君狀乞銘玄祐有如歐陽公所嘆方從其遊遽哭其死以爲身世一大悲者然玄祐多子孫皆有雋才平泉樹石可保無恙而青緇之學昌顯於世者孝子不匱天意固可俟也所著有秋水亭草唾餘集樗齋詩草樗齋漫錄生卒詳狀中銘曰

其仕也爲親而不祈一命二釜半綸不易溫清其歿也爲親而不難一殉相見黃泉唯諾必應是其以近臣爲隱人而以才子爲孝子者耶閭史狀之國史銘之誰曰不信

國史紀之新日本記

以世遺

入

木

子

其

不

一

其

其

不

一

其

別駕澄源潘公墓誌銘

始余讀顏氏家訓其所以勗有造廸吉康者詳哉
乎言之也及觀魯公家廟碑奕世載德繩繩繼繼
靡非聞人乃知佳子弟即爲賢父祖門第之高有
以耳海上甲族自潘恭定公後重賢疊肖其聞人
更僕不數而恭定從子有別駕澄源公者又恭定
公所素奇爲國器者也公有聲太學久不得志於
名場乃應 詔入貲拜大官丞所署內法酒故多

乾沒公有心計輒釐其弊尚方器物向用瓦缶公捐俸稍以銅鉛代之且繫爲令所省不貲堂庫出入年久耗損數百金巡使將按籍彈事勲卿攢眉無以應公積有麩價贏金充額得免吏議處脂膏不自潤而所全甚多其才優幹濟皆類此久之擢汀州半刺居溫州公之喪服闋起補慶陽地屬邊徼守督軍餉公申嚴約束給散以時將士悅服府有悍卒許其營長公援律治罪凌上之風爲衰止

馬甫兩月奉檄攝郡篆廉平不苛禱雨有應秦邑士民交頌比入覲事竣公已倦游賦歸來矣公歸而秦人之思更數載不替祠桐鄉而碑硯首也宰侯以一第重哉先是溫州公之歿也公獨侍湯藥仲氏遠宦季尚冲齡公封識遺橐即一簪一履不敢私啓衆有持均分之說者公力卻之推以予季壬人莫得其釁焉變囂喧爲雍睦有以也邑有踐更役諸從兄弟爭相許公直代肩其鉅終其身不

自功大都以儉德厚道斤斤自將室無姬姜奉鮮
華侈所至郡邑大夫皆重之若江右劉黃門作令
時就公問政信其不欺東郡畢大司農司理時爲
公發姦多其不較即有武健吏中先入語始未嘗
不耽耽而後竟心折也公有僕楊仕從嬾翁家來
賴公貲行貨江淮間驟富以終訟鹵楊族乘危攫
其藏不盡不止或謂公曰如楚弓楚得何公曰奴
不吾負無過亂門足矣公所居直學宮之陽諸生

陳言上官當毀其墉以廣學宮之路其詞不直賄
衆可已公慨然曰世有舍宅爲寺者矧學宮乎吾
何愛於家術衆亦無以難之也識者評公孝謹如
萬石君惡聞人過如馬文淵未嘗減否人物如龐
德公柔和忍辱如張公毅言言不愧矣壽躋八十
高朗令終諸子若孫皆以文行才美濟縣官之急
豈非盛世完人哉公曾孫余孫壻也稔知公生平
而銘之銘曰

仕不必崇班要之營職隱不必深山要之寧極旣
柔且謙師聃與易閨門蕭雍鄉里矜式蓋無懷葛
天之民而恭定公之遺則又計小美而謂其

衆河日公謝然曰甘肅舍宇爲寺昔侯學宮乎晉
刺言士官當選其潔以貳學宮之器其陋不直韻

沈高士公路墓誌銘

天啓初年禮部奉

詔移文海內求巖穴佚才有

所纂述可爲實錄用者所司以聞於時附麗而
起者甚衆兩都九卿之署各自修誌誌成其秉筆
者各予官郡倅或中書舍人而江以南大雅之士
如沈公路臺使者張公式廬表宅欲以光茲選公
路傲然不屑曰方有幽憂之疾未能從也比余入
朝而大宗伯闕中林公詢吾鄉勝流某某輩余疏

其姓名公路在焉方謀削牘而黨事起高木風搖
無論繇葉矣林居以來慰藉相屬今年公路五十
余賦詩爲壽又作草堂圖比之鴻乙而公路已彌
留不及見嗟乎公路剗采逃虛遂狷介之性似靜
者其結客振窮挾湖海之氣似俠者其憤世放情
寄聲色之游似達者至夫沉酣竹素讐校魯魚聚
刃汗牛藏無游蠹斷簡必續僻事能微又今之博
雅君子也然而坎壈盛世奄忽逝波宅相僅託於

陽元血胤竟同於伯道不亦可悲哉公路所交善
惟婁子柔李長蘅兩君子狀且傳而其子穀似泣
請余誌墓中之石曰治命也何忍辭公路名弘正
自其十二世祖都遠守揚州始遷蘇居郡城之烏
鵲橋已復徙嘉定之青浦爲江東之沈六世祖思
善以好義表其閭曰旌義子輔娶於瞿夫嬾篤孝
直指請於朝表其閭曰雙孝有四子修職卽槩其
季子也槩生嶠嶠生應元世以耕讀亢厥宗而應

元之子太學生昌德字叔懷者最著則君之父也
君生而岐嶷至性過人年十六文藻颯發華亭故
宗伯唐文恪公誦其行卷大奇之曰此我輩人也
叔懷公課子嚴君已弱冠猶欣然受杖無迂視居
母喪三年柴毀不御酒漿族黨咸嘖嘖稱孝子孝
子云爲文高朗自喜調與時背三試不售二監相
侵遂絕意制科之業頷以稱詩爲事所著蟲天志
小名錄枕中草爲世所賞譽詞客酒人坐上常滿

即有句貸未嘗以囊澁解嘗僑居海上余交陳太
僕子有與定忘年交後以論文失歡客有與君爲
難者余嘗諷太僕曰兩賢豈相厄哉太僕亦悔然
君自此與海上聲跡都絕矣歸於邑城有水石竹
林之勝尊爨書畫之賞客贈以東坡雪堂玉印因
顏其堂曰春雪賦詩亦命之雪堂集志所存也君
嘗自謂富於黔婁健於叔寶壽於長吉雖復五男
不有聽之冥數子姊之子曰穀似更有遺命以叔

父昌國之長孫竝繼宗祧書籍田廬分授有緒蓋
困於市義死之日家無餘貲云穀似秀而文足繼
君之素業將以此月二十一日奉公之柩葬於江
灣之先塋元配孺人李氏先一年卒別有誌銘曰
昔白香山之池上詩云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
有酒有歌有弦者貧士不能致之夸士不能安之
力能致之心能安之者公路也膏以明煎身隱則
天全火以薪傳稱詩爲大年豈羨千百歲之頑仙
不爲五十歲之樂天乎吾嘗銘王公大人之阡要
以亟稱無愧者惟若士爲然

以通辭無野音韻若士為然

不為五十歲之樂天平吾嘗維王公大人之謂要

程柳汀隱君墓誌銘

太史公曰陰陽家言使人拘忌而多畏自宋時賴
文俊董德璋以青烏之術著於歙而歙之慈親孝
子惕於禍福之說行營高敞數十年不能成一兆
域者而素封之家為尤甚信乎以金注者僭也程
隱君柳汀八十時其子繼志走幣四方求酌者之
什再易歲而以世父參知公之狀乞余墓中之石
且以葬期告是所謀在地下不在地上者其孝可

念也程之在歛者皆著姓而汝川之程則自唐中丞湮始宋時則少師秘有洛水集行於世數傳而爲文和文和之子九峯鄉里稱善士有丈夫子七人長爲隱君名灼字見甫自號柳汀習見家世修計然策牙籌之與親駟儉之與使非其好也乃從掌故家游繙經閱史幾於遷業九峯躡之柰家督非君不可而君自度不能竟學廼修息吳越間鮮有遺策自謂用其所短反以見長蓋出納在手高

下在心者垂四十年而子母錢與六弟共之一贏一縮截然分授歸於至平雖童奴養無有腹誹唇稽者友于賂矣祝黃門石林作令時行鄉約法察舉君以爲約正里中有疑事每以相質君不任受德不受任怨而至於緩急之際密有幹旋或捐橐解紛終無知者故有長者之譽其理家也衣不重帛食不兼珍禽蟲之屬不忍恣刀俎以供口腹儉德如此而作宗祠建書院不惜鉅費以成壯觀

至書院名九峯令昭示子孫知嚮之輟學非九峯
志也君之八十也余友陳眉公徵君爲撰仁壽堂
記君讀之曰仁則吾何敢知里巷小善通者獨疾
者藥亡者積力猶可勉我子孫無以老耄而失我
時以告我可也嗚呼假令同命者多假之以年君
之爲德於鄉者寧不與遐齡並暢耶生卒婚媾之
詳具狀中不復贅銘曰子雖貧以終養無以則
染與淨何常淤泥有蓮花雅與俗何常貨殖有儒

家政以孝友成人見其老而彌劭富爲仁義附猶
惜其生之有涯

主隱君墓誌銘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近世士人一專佔
俾何能復問家人產且耻言耕况賈乎有佳子弟
能服賈爲父兄勸學此孫武三駟之法所謂一不
勝而再勝者也武林王見石先生有三子皆負雋才
先生旣屢躓棘闈以食貧故不能一意竟學於時
仲隱君長跪請願爲家督持門戶修什一之息以
供朝夕年踰舞象即以賈起家見石先生始得將

長公季公跳身就四方都養之維揚之海上之大
滌山中下帷攻苦不反顧先生舉明經季公亦對
大廷登甲第蓋至季公迎二尊人祿養京邸而隱
君如弛於負擔世稱樂有賢父况寧知子弟之能
成其父况若此可謂豐年穀矣隱君名國柱字君
奉別號潤菴系出晉始興文獻國初繇暨陽徙錢
塘世著隱德七傳而爲雲石公博雅慨慷振人之
急千里誦義是生見石先生隱君則其仲子也生

而有至性得膝下歡初割產備田十畝會見石公
有女弟無以爲嫁憂形於色隱君輒鬻所受田治
粧宗黨服其孝義友愛伯季二女弟終其身無間
言同舍生歿於他州訪其遺孤時加周卹戚屬有
乘儉歲而操券以窘隱君者亟償之比家旣饒與
相窘者數見曾不舉前事以重其愧即季公顯貴
里閭皆屬車且於隱君無若夫已氏之子改玉改
步何隱君顧夷然故吾檢押若褰屣無驕氣也他

所焚秦檜備設粥施餌長者之事不勝書而武林
述其爲內弟沈無回孝廉經紀其家政令其意竟
學稱天下士乃在無回七歲時心許之類有鑒哉
者士大夫或難之矣見石公壽躋大耄祝觴無幾
何捐館舍隱君痛欲絕凡三日而不起猶令人掖
而就苦次死孝哉死孝哉隱君雖常布而修處士
之行其緒言餘教以最文學克家等孝友家聲方
來未艾可傳也生卒婚媾詳狀中銘曰曾見石公
年玉鬱鬱佳城千秋吉卜

有以樂其親不必其榮也有以榮其親不必其躬
也貧有所不辱滿有所不足此之謂荒年穀而豐
年玉鬱鬱佳城千秋吉卜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 row of text.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